

CBETA電子佛典集成

CBETA Chinese Electronic Tripitaka Collection
ebook

X69n1361

濟顛道濟禪師語錄

宋 沈孟祥敘述

中華電子佛典協會



目次

- [編輯說明](#)
- [章節目次](#)
 - [無競齋質湖隱](#)
 - [錢塘湖隱濟顛禪師語錄](#)
 - [No. 1361-A 湖隱方圓叟舍利銘 \(出于北磻文集\)](#)
- [卷目次](#)
 - 1
- [贊助資訊](#)

編輯說明

- 本電子書以「CBETA 電子佛典集成 Version 2023.Q1」為資料來源。
- 漢字呈現以 Unicode 3.0 為基礎，不在此範圍的字則採用組字式表達。
- 梵文悉曇字及蘭札字均採用羅馬轉寫字，如無轉寫字則提供字型圖檔。
- CBETA 對底本所做的修訂用字以紅色字元表示。
- 若有發現任何問題，歡迎來函 service@cbeta.org 回報。
- 版權所有，歡迎自由流通，但禁止營利使用。

無競齋質湖隱

非俗非僧。非凡非僊。打開荊棘林。透過金剛圈。眉毛廝結。鼻孔撩天。燒了護身符。落紙如雲烟。有時結茅晏坐荒山巔。有時長安市上酒家眠。氣吞九州。囊無一錢。時節到來。奄如蛻蟬。湧出舍利。八萬四千。讚嘆不盡。而說偈言。嗚呼此其所以為濟顛者耶。

No. 1361

錢塘湖隱濟顛禪師語錄

仁和 沈孟梓 敘述

裂網掀番出愛纏 金田得人效金仙
髮隨刀落塵根淨 衣逐雲生頂相圓
悟處脫離煩惱海 定來超出死生關
皇恩佛德俱酬足 一朵爭開火裏蓮

此八句詩。見三教中惟禪最妙。且說大宋高宗時。有一金身羅漢。在天台山。托化來臨安府顯聖。天台山在浙東台州府。國清寺有一長老。名一本。號法空。乃累劫脩來活佛。時值年終。密布彤雲。揚揚飛雪。長老在方丈中獨坐。令廚下整晚飯。一聲雲板眾僧皆集。至齋堂飯罷。長老仍於方丈禪椅中坐。侍者進茶。忽聞一聲響過如霹靂。長老曰。是甚麼響。乃與侍者同行至法堂。轉上佛殿。入羅漢堂。見一羅漢連椅仆地。惟長老陰知。佯曰。另作理會。眾至方丈。令侍者燃香點燭。此時雪下愈大。有詩云。

姑射真人宴紫薇 雙成擊碎玉琉璃
朗然宇宙難分辨 大地眾生正路迷

長老危坐禪椅。閉目垂眉。入定少頃回來。曰也去不遠。眾僧曰。某等心愚道淺。不諳禪機。願聞其詳。長老曰。便說無妨。適來紫脚羅漢。厭靜思動。已投他處去了。異日若等亦有知者。老僧待一月餘親往。分付他一言。眾各散訖。且說台州府天台縣李茂春者。乃高宗朝李附馬之後。宮拜春坊贊善。為人純厚。不願為官。辭職隱于天台山。止有夫人王氏。年三十餘未曾生長。每每祈神求佛。忽一夜王夫人。夢吞日光。自此得孕。十月分娩。時值宋光宗三年十二月初八日一更時分。生得一男。紅光滿室。瑞氣盈門。贊善大喜。漸至月餘。有國清寺長老來謁。贊善迎接。上堂茶畢。長老曰。近聞公相弄璋。特來拜賀。就求一觀。可乎。贊善曰。承吾師盛意。柰小兒離胎日淺。身體未淨。焉敢見吾師哉。長老曰。願見

何妨。贊善曰。吾師少坐。即入內。王安世者乃贊善之妻兄也。贊善曰。國清寺長老。欲見小兒不識可乎。安世曰。彼僧道高德厚。欲見此兒君勿吝也。贊善乃令丫鬟捧出面僧。長老忙接過手曰。你好快脚。不要差走了路頭。兒但微微笑。長老看訖。遞與丫鬟曰。此子日後通天達地。入聖超凡。老僧送一名。曰脩元。令他脩本命元辰。贊善起謝。長老作別。贊善曰。本留吾師素齋。柰舍下輦筵。尚容扣剎。長老曰。老僧十月西歸。大人不棄。願一送為感。贊善曰。吾師。春秋未盛。正當安享清福。相別回寺。贊善是日廣設華筵。欸待親友。至晚而散。長老回寺數日。時_厝上元。長老於法堂陞座。擊鼓三通。僧眾雲集魚貫。焚香兩班排立。大眾淨聽。正月半放華燈。黎民處處樂昇平。元辰令節無敷演。歸去來兮話一聲。既歸去弗來兮。自家之事自家知。若使傍人知得此。定被他人說是非。故不說只成呆。生死事不須猜。山僧二九西歸去。特報諸山次第來。話生死誰諳悟。箇箇原來有此路。光陰攢過幾多人。綠水青山還是故。山色青水光綠。閻羅老子無面目。寄語大眾早脩行。來世同登極樂國。

長老念罷。眾皆跪下。告曰。我師願再留數十載。長老曰。死是定數。焉可稽留。眾僧淚下。長老令侍者抄錄法語。速報諸山。令十八日早來送我。是日長老下法座。遂令置龕畢。至十八日諸山人等咸至。李贊善亦至。齋罷。入方丈相見。長老沐浴更衣。到安樂堂禪椅上危坐。諸山和尚一應人等。左右站立。後先簇擁。長老呼五弟子。衣鉢之類若等均派。監寺可記數。若等五人各宜謹慎。為人毋得放肆。弟子大慟。長老曰。時候_已至。急焚香點燭。眾僧辭拜。偕聲誦經。長老令取紙筆。遂作一絕云。

耳順年踰又九 事事性空無醜

今朝撒手西歸 極樂國中閒走

書畢。正值午時。下日垂眉圓寂訖。眾各舉哀。請法身入龕。後二月初九日。_已三七日矣。是日天朗氣清。近遠畢至送殯。乃請祇園寺道清長老指路。長老立于轎上曰。大眾聽著。

柳媚花嬌二月天。綺羅錦繡簇名園。上人不愛春光好。撒手西歸返本源。恭惟國師長老。性空和尚。覺靈。本性既空。事情何有。爭柰禪心明明不朽。經誦楞嚴。字書科蚪。佛氏為親。泉石為友。六十九年。無妍無醜。天命臨終。自知弗守。約死期生。果然應口。穩坐龕中便不須走。休得呆癡聽吾指剖。

咦 西方是你舊路 弗用彌陀伸手。

贊罷。眾人悒快不_已。迤[這-言+里]而行。到山化局。停下龕子松林深處。五弟子遂請寒石岩長老下火。長老立于轎上。手執火把曰。大眾聽著。

火光焰焰號無名。若坐龕中驚不驚。回首未知非是錯。了然何必問他人。恭惟圓寂紫霞堂上性空大和尚本公覺靈。原是南昌儒裔。歸依東土禪宗。脫離塵俗性皆空。真是佛家之種。無喜無嗔和氣。有才有學從容。名山獨占樂其中。六十九年一夢。

咦 不隨流水入天台 趁此火光歸淨土。

念罷。舉火燒著。舍利如雨。火光叢中現出一和尚。騰空而起叫曰。多虧了汝等。又曰。李茂春。汝子誠非官吏。但可為僧。切勿差了。倘出家可投印別峯遠瞎堂為師。駕青雲而去。贊善蒙長老雲衢分囑之言。摺摺不忘。不覺脩元年登八歲。有舅王安世一子年十歲。贊善乃與安世。議延師教子脩元入學。無書不讀。漸年一十二歲。吟詩作賦。舉筆成章。時屆清明。贊善令設席款待先生。乃携金銀段疋束脩之禮。作酌先生。家居不遠。次日贊善令二子送先生去。回至祇園寺門首。王全曰。賢弟生雖居此。未嘗遊此寺。今是清明時候。盍進嬉戲。可乎。脩元曰。如此美哉。二人携手入寺。升階登殿。遍遶迴廊。欲進方丈。忽見二人言曰。內里官員。願小舍莫進。脩元曰。某等係李贊善府中舍人。內者何人便見無礙。遂入方丈。但見一床。於中。左坐一官。右坐一僧。兩邊排立數十行童。各執紙筆。脩元向前揖曰。許多行童在此何為。長老曰。在此爭功。脩元曰。學生年幼。不識爭何功也。長老曰。此位大人因下海。至黑水洋驀然浪波狂起。許此一愿方得平安還家。乃捨財一千貫請道度牒。開剃一僧。為見行童多雜。乃成一詞。後歇二句。但有續得者便剃為僧。脩元曰。此詞在何處。見賜一觀。那官人因見脩元人物俊雅。語言洒落。遂令取出與脩元。脩元接了一看。乃滿江紅也。詞云。

卜築溪山隨問蓋數椽茅屋。共嘯傲明月清風翠陰籠竹。靜坐洗開名利眼。困眠常飽詩書腹。任粗衣淡飯度平生。無拘束清晝永。尋棋局。深夜靜彈琴曲。算人情却似雨翻雲覆。到底淵明歸去也。依然三徑存秋菊。笑卞和未遇楚王時荊山璞。

脩元看畢。遂續二句云。

淨眼觀來三界 總是一椽茅屋

官人并長老。一見駭然。便請脩元王全。坐定。長老曰。二位先生。請問姓名居住。脩元曰。表兄王安世子。王全也。學生乃李贊善子。李修元。長老曰。可知可知。十餘年前國清寺長老歸天之日。曾與尊府言。公子只可出家。今日既續此詞。理合剃為僧矣。脩元曰。家父止生學生一子。豈有出家之理。長老曰。貧僧自造宅。見令尊大人禮請。今日豈敢造次。二公子不棄。可于敝寺暫宿一宵。脩元曰。因送受業師還。路由上剎。偷閑半日。父親不知。焉敢擅便。長老送出山門。回方丈與官人曰。此子非凡。異日不可

量也。倘相公捨千貫。剃得此。一則大人名望。二則光顯貧僧。不知此子肯出家否。且說修元兄弟二人。回府參見父母。贊善曰。汝二人出去。何回晚甚。修元曰。多蒙先生設酒相待。回由祇園寺過。因人相翫。正遇眾行童在方丈爭功。孩兒一時續了兩句詞。以此擔閣工夫。彼寺長老言明日親到。來稟父親。贊善曰。孩兒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天台山中有三百餘寺。曩者國清寺長老性空禪師。并寒岩和尚皆已西歸。近今却尊祇園寺長老。若何輕視此也。王全曰。姑爹何慮。孩兒亦知方纔賢弟兩句詞。遂驚動那長老。倘彼明日來。孩兒自有答應。贊善乃笑而罷。次早忽報祇園寺長老至。贊善遂出迎接。相見禮畢。長老曰。日昨公子到敝寺。偶值行童爭功。感令郎續成一詞。故此特來拜請令嗣出家。不識尊意何如。贊善曰。荷上人盛德。感佩無既。其柰下官特此一子。難以奉命。長老曰。諺云。一子出家。九族昇天。抑又十餘年前。性空長老之言。大人何故頓忘。話間。忽圍屏後。走出修元。向前行禮畢。曰感蒙長老盛情。學生只有三事。難以出家。長老曰。何也。修元曰。學生年未及冠。不諳正事。父母在堂乏人奉養。遍觀天台僧眾。無可為師。有此三事難以奉命。長老曰。貧僧已年六十。何不能為汝師乎。修元曰。學生有句言語。動問長老。長老曰。公子年幼何猖狂也。修元向前曰。上人高壽。長老曰。年六十二矣。修元曰。既年六十二歲。不知前此一點靈光在于何處。長老赧然無答良久。修元曰。只此一句尚未省悟。焉能為我師乎。長老惶懼。置身無地。贊善待齋。長老堅辭還寺。於心不樂。連臥三晝。乃起忽報觀音寺長老道淨相探。相見坐定。茶罷曰。聞知師兄清體不快。特來拜訪。不知因何染病。道清長老曰。多感雅意。一言難盡。一一道說。道淨曰。若此何難。道清曰。賢弟毋得小視。此子才學誠然拔萃。話間又報李贊善。及子二人來見。長老曰。請進。禮畢獻茶。贊善曰。小兒。日昨狂斐犯上。尊師釋怒為愛。道清曰。惶恐惶恐。道淨曰。此間公子就是。道清曰然。道淨曰。公子甚表。元曰名修元。道淨曰。字號修元。本命元辰修未易。修元勃然曰。名為道淨。淨生極樂道須戒。二上人竦然起敬。道清待齋罷。贊善乃返。修元每日在書院吟咏。不覺年已二九。豈料夫人王氏。臥病不起。時年五十一歲而亡。比及母服闋。仍繼父喪畢。母兄王安世。累與元言婚事。元亦不掛懷。時往諸寺。但覓印別峯遠瞎堂。二長老不知下落。越半年。始知音耗。印別峯和尚。在臨安徑山寺住持。遠瞎堂。先在蘇州虎丘住持。今在靈隱。元稟舅氏王安世曰。此事未必盡善。亦未必誠然。但汝家許多產業再無以次兄弟誰當管事。元曰。喜得賢兄善治家事。料必無妨。決定二月十三日吉起行。安世曰。如此去急。須得整治衣服。我極老邁。乃令王全送

去。元曰。家中無人。何必賢兄去。止希一二侍者足矣。吉日已至。元乃取鈔若干。拜辭舅氏遂行。安世再三叮囑。元一一听領。迤[這-言+里]過錢塘江。登岸入城。逕到新宮橋客店安歇。次早偕王全。帶侍者。遶城閑翫。至晚乃還。謂主人曰。久仰臨安勝槩。小人特來閑翫。主人曰。此城市中。無非官府衙門。街坊鋪店有何好處。若要閑戲。盍往西南二山諸寺。西湖勝景。天下罕有。元曰。有一靈隱寺。却在何處。主人曰。此寺正在西山飛來峯對。元曰。路從何達。主人曰。出錢塘門便是西湖。過保叔塔下。沿湖北山。至岳武穆王墳入西。乃是靈隱寺。前有石佛洞。冷泉亭。呼猿洞。無窮佳景。水明山秀。元曰。此寺有幾多僧眾。主人曰。約有三五百僧。上年歿了住持長老。往姑蘇虎丘山。請得一僧名遠瞎堂。此僧善知過去未來之事。元曰。來早即當往見。元乃扮一秀士。同侍者沿路出錢塘門。時三月天。風日晴和。元顧謂侍者曰。聞說杭州西湖景致。果不謬矣。入昭慶寺。見大悲像。頌曰。

一手動時千手動 一眼觀時千眼觀

既是名為觀自在 何須拈弄幾多般

題畢。行至大佛寺。見大佛半身。頌曰。

背倚寒岩 面如滿月 盡大地人 只見半截

題畢。迤[這-言+里]過飛來峯。坐冷泉亭。元仰觀亭側。有唐賢白樂天詩云。

朔風凜凜雪漫漫 未比清泉一道寒

六月炎天不飛雨 請君就此倚欄干

修元稱羨好景不已。但見許多和尚。隨長老逕進寺去。惟一僧在後。修元急向前施禮曰。適此長老從何而來。和尚曰。是本寺新住持遠瞎堂長老。因徑山寺印別峯西歸。請去下火方回。元曰。學生欲見長老。敢煩引進。和尚向前覆長老。長老令請進。元乃進見。行禮畢。長老曰。秀才何來。元曰。弟子從天台山特來。系出李駙馬之裔。贊善之子。小字修元。不幸父母雙亡。一意出家。近聞我師飛錫。特來拜投。乞希清目。長老曰。若未知出家容易坐禪難。彼處天台山。三百餘寺。何為捨近而趨遠。元曰。幼奉國清長老遺言。故特投禮。長老曰。若後侍者誰也。元曰。弟子家中取帶賤僕。長老曰。人家各有大小。急可遣還。元乃取出所帶之鈔若干。納付長老。以為設齋請度牒常住公用等費。餘者付僕人作路資。僕人曰。某等隨侍官人抵此。滿望衣錦還鄉。豈期於此寺出家。元曰。你只合遠回。傳覆我舅氏言。我在杭州靈隱寺出家。二僕汪然流涕。不忍而別。且說長老在方丈中。令侍者焚香點燭。危坐禪椅。入定半晌。乃曰。善哉善哉。此種姻緣却在斯乎。遂揀吉日。修齋請度牒。齋完鳴鐘擊鼓。會眾于法堂。長老令元跪在法座下

曰。出家容易還俗難。汝知之乎。元曰。弟子誠然心悅。非勉強也。是時遂披剃。將髮分綰五丫髻。長老曰。此五髮。前是天堂。後是地獄。左為父。右為母。中者本命元辰也。元曰。弟子已理會矣。方落髮畢。長老摩頂受記。名為道濟。長老曰。汝受三皈五戒。殺盜淫酒氣。自後俱可除下。每日在雲堂坐禪。道濟曰。如斯而已乎。長老令監寺送道濟入雲堂。道濟坐定。監寺分付曰。汝宜謹慎。休得跌。地道濟坐至三更。身漸疲困。忽從禪床顛倒一跌。不知所之。連聲叫苦。不覺跌起一大脰[月*達]。監寺曰。道濟汝何故跌下。姑恕這次。倘後定行痛治。道濟起來再坐。睡意昏昏甚難消遣。連跌二次。監寺曰。今已二次亦難恕饒。少頃又跌。如此三次。跌得七塊八塊。監寺曰。道濟新剃光頭。正好乞幾竹篋。道濟曰。跌了許多脰[月*達]。又加一竹篋打一大塊。我去告訴師父。監寺曰。我看你面只打一下。你到要去告訴師父。道濟曰。阿哥是我不是。監寺含笑而去。漸漸天明。道濟起來。頭上摸著脰[月*達]。連聲叫苦惱苦惱。坐得一夜。頭上許多塊起。若坐幾月。頭上塊子無處安頓矣。只得又熬兩月。道濟陰思道。未出家時大塊肉大碗酒。恁我意喫。如今只是粥菜。要多喫半碗也不能勾。身漸黃瘦。如何受得過。不如辭別長老還俗去。於是急跳下禪床走至雲堂門首。二監寺曰。適間已去小解。今何又去。道濟曰。牢裡罪人也放水火。你何多管閑事。監寺道放你去便來。道濟出得雲堂門逕入方丈。先是伽藍已告知長老言。天台山出家的羅漢。近差念頭。我師可點化他。休得放去。只見道濟已到面前問訊。長老曰。道濟你不坐禪來此何幹。道濟曰。告我師。弟子出家不得。正欲還俗。長老曰。快休出此言。我前日曾與你說出家容易還俗難。汝既出家豈有還俗之理。道濟曰。都是弟子不是。望我師慈悲。看弟子苦惱面饒了。長老曰。有甚苦惱。熬守二年管職事。道濟曰。弟子守不過。寺中酒肉不曾見。面粥又喫得不飽。禪床上坐不穩。跌下來又被監寺大竹篋打。遍身黃瘦如何熬得過。長老道。我自罵監寺不打你了。道濟曰。便打幾下無妨。只是無東西喫熬不過。弟子有兩句佛語。長老曰。說與我聽。道濟曰。一塊兩塊。佛也不怪。一醒兩醒。佛也不嗔。一碗兩碗。佛也不管。長老道。你轉得雖好。不要差了念頭。正說間只見齋堂敲雲板。長老令侍者將粥來。就令道濟同喫。道濟見長老亦無受用。碗內只有些粗麩。餘外是黃酸齏菜。道濟遂念出四句云。

小黃碗內幾星麩 半是酸齏半是瓠
誓不出生違佛教 出生之後碗中無

長老曰。善哉善哉。汝却曉得。道濟曰。曉便曉得。只是熬不過。長老乃吟四句云。

月白風清涼夜何 靜中思動意差訛
雲山巢頂蘆穿膝 鐵杵成針石上磨

道濟曰。弟子自禮長老為師之後。並不曾開發。如何得成正果。長老曰。汝忒性急。既如此可近前來。道濟向前。被長老扯住只一掌。道此人必悟。只見道濟扒將起來。看著長老胸前。只一頭將長老撞番跌下禪椅。逕奔走了。長老高叫有賊。忽眾僧雲集。問曰。偷去甚物。長老曰。禪門大寶。眾僧問。兀誰偷了。長老曰。道濟。眾僧曰。不妨某等即便拿來。長老曰。且休。老僧明日自問他。眾皆散訖。惟道濟一逕直入雲堂內。口言好好。扒上禪床。看著上首坐的和尚。只一頭撞去道妙妙。和尚曰。道濟甚麼道理。道濟曰。閑要何妨。須臾又將次首坐的和尚亦撞一頭。道妙妙好耍好耍。眾曰。道濟瘋了。道濟曰。我痴則痴自家知。是夜道濟在禪床上。戲了一夜。監寺亦不能禁約。次早長老方丈獨坐尋思。道濟雖如此。未知他參得透否。且問。他幾句佛語便知端的。遂令侍者往雲堂內。播鼓敲鐘會眾。長老升法座。念了一遍淨土呪。眾僧焚香。長老曰。眾僧聽看。

昨夜三更月正明 有人曉得點頭燈
驀然思起當時事 大道方知一坦平

念罷道。大眾有記得當時事者麼。道濟此時在浴堂洗浴。聽得道我却理會得。連忙繫了浴裙。穿上直裰。直透入雲堂問訊道。弟子記得當時事。長老曰。既然曉得。盍從大眾之前發露。道濟就法座前。打一根斗正露出當面物事。眾僧掩口而笑。長老曰。真乃吾家之種。遂下法座眾僧都散。長老入方丈中。只見監事等職事僧皆侍于前。長老曰。汝等何事。監寺曰。告我師適問道濟已犯禪門正法。該責二十下。特取我師法旨。長老曰。單子在何處。首座呈上單子。長老接過手。令取文房四寶。乃於單子後面。批十字云。

禪門廣大豈不容一顛僧 顛者乃真字也。

批訖。付與首座。首座接過與眾僧看。曰長老何亦護短如此。自後眾僧都叫他做濟顛。每日發風。惱得滿寺僧人。無柰何。難過活。或告長老。長老只是護短。濟顛越風起來。常去冷泉亭下打根斗撲交。入呼猿洞引猿猴番根斗。引小的兒。上酒店唱山歌。有時眾僧在殿看經接施主。他却托著一盤肉。手敲引磬兒。攪在眾內。口唱山歌。塌地坐在佛殿上喫肉。眾僧告長老。長老曰。他是風子。汝等休得與他一般見識。忽一日長老在方丈中坐。只見濟顛手拿著一頂傘兒燈。引著七八十小的兒。口內唱山歌曲兒。前面舞將入來。長老曰。道濟你沒正經。連累老僧忍氣。濟顛曰。我師不可信。這干賊禿做一路。只顧難為我。今日是正月半元宵。因此閑戲。長老

曰。今日既是正月半。令侍者擂鼓撞鐘。須與眾僧都到法堂焚香。長老升座。念淨土文曰。大眾聽著。

鬧處莫入頭。靜處著眼看。明暗不相干。比各分一半。一半作貴人。教誰賣柴炭。不可毀。不可讚。望著虛空無邊岸。相呼相喚去來休。看取明年正月半。

長老念罷。下法座。大眾都敗。看看過了一年。又是正月半。有臨安府。知府來望。長老。交請人來方丈相見了。長老道。相公無事。同往冷泉亭上著盤棋。知府道好。侍者隨到冷泉亭去。這靈隱寺。有箇金絲猿。如常侍奉長老。長老叫他做猿行。當時也立在面前。兩箇下數盤棋。侍者報道。諸山各剎長老都到。十六廳朝官齊來。長老道。如何今日大眾都到。侍者道。我師只因去年正月半。升法座道。相呼相喚去來休。看取明年正月半。語錄批了。告報諸山大剎。今日都來相送。長老道。我又不死里。罷了。既是眾人都來了。豈可教他空回。提起袖來。把棋子都拂在地下。念道。

一局仙碁猶未了 又被波岩請涅槃

長老起身。便入去洗浴。換了乾淨衣服。作文白贊。道。大眾聽著。

正月半。又見一年時節換。今年不見去年人。不覺風光似輪轉。

眼前大眾息諠譁。且聽山僧自決斷。大眾。如何是山僧自決斷。

咦 白雲吹散太虛空 皎潔一輪呈碧漢。

長老念罷。道貧僧有些衣鉢。千萬留與道濟。我只要道濟下火。說罷坐化而去。却說冷泉亭猿行聽得走到方丈中。遶著長老走三遭。立地而化。眾僧大驚。合龕子盛了。看看五七日到舉殯。濟顛不回。却待要起龕子。只見那濟公。一隻脚穿著蒲鞋。一隻手提著草鞋。口內唱著山歌。望冷泉亭來。侍者道。你好放得落。你師父圓寂了。今日舉殯師父分付。專望你來下火。濟公聽得大笑。眾僧却請金牛寺松隱長老掛真起龕。長老立在轎上道。大眾聽著。

諸佛靈山建法筵。上人特特去扳禪。料應定入龍華會。故使丹青仔細傳。遠瞎堂。遠瞎堂。這般模樣甚猖狂。方袍圓頂如來相。皓齒明眸尊者裝。無嗔怒。有慈祥。禪心耿耿只如常。不但真容傳得好。名字從來到處香。

咦 他年若在靈山會 認得今朝遠瞎堂。

松隱讚罷。鼓樂喧天簇擁龕子。到佛國化局。松柏亭下解扛索。濟公下火。手執火把道。大眾聽著。

師是我祖 我是師孫 著衣喫飯 盡感師恩

臨行一別 棄義斷襟 火把在手 王法無親

大眾且道如何是王法無親。

咦 與君燒却臭皮袋 換取金剛不壞身。

舉火燒著。舍利如雨。中現遠瞻堂長老叫曰。汝等各宜保重。說罷。化陣清風而去。齋畢。各散。濟公從長老死後。愈加風發。首座曰。你師父衣鉢交付與你。濟公曰。我儂不要。首座曰。師父嚴命。濟公曰。如此。且擡出來看。首座令人一一扛出來。濟公曰。與我都開了鎖道。大眾各自來搶。言訖。眾僧打成團。攪做塊。濟公只揀光頭上鑿粟暴。一時搶盡了。濟公自此越風發了。先是有例。寺中住持若死過。數日請諸山會湯議論。別請長老住持。首座曰。眾位和尚在上。自長老西歸之後。這道濟越風。攪得禪門不成規矩。今日列位在此。煩勸諫他。監寺令侍者去尋濟公。時濟公在飛來峯。牌樓下。引領許多小的兒。在溪中摸鵝卵石。侍者曰。濟公。首座請許多和尚。在方丈會湯。特令我來請你。濟公道。必然請我喫酒。便同侍者。入方丈相見了。濟公呵呵大笑曰。你們團團坐在這裡。好似子孫堂。只少箇大均娘娘。首座曰。你且莫風。你師父已死。只有你在這裡。你可做正事。也與師父爭氣。濟公曰。爭氣爭氣。你們方纔會湯喫酒。便不叫我。我偏是無分子息。我若爭氣。與你們每日打鬧。眾僧曰。某等清淨禪門。如何用得這等無正事的。濟公曰。看你這夥禿驢。理甚正事。正是冰炭不同爐。你看我不得。我看你不過。方纔長老死得。便有許多說話。是日就收拾了包袱。拿了禪杖。別諸山和尚。師父骨塔前。拜了幾拜。便走。濟公離了靈隱寺。過了六條橋。逕到淨慈寺。投宿一宵。次早到浙江亭。趁船取路。到台州時。有人報知王安石舅舅。合家來接。喜不自勝。濟公拜見舅舅。舅母。王全。嫂嫂。都相見了。舅舅曰。聞知你在靈隱寺出家。十分好。緣何不緝理。身上這般模樣。濟公曰。舅舅差矣。出家人。要好做甚麼。我只是隨口做幾句詩詞歌賦。喫幾碗好酒。過得終朝便了。濟公連過十餘日。舅舅要做衣服與他。罰誓不要。只是喫酒。或往諸山寺院閑走。作些詩賦。忽一日濟公對舅氏曰。我回天台。已一年餘。明日還杭州去。舅氏曰。你平日。說與本寺僧眾不睦。不如只在家。濟公曰。這箇使不得。舅氏舅母苦苦再三勸他不得。乃恁他去。付與盤纏。濟公並不受。曰出家人做甚麼要銀兩安在身邊。到擔干記。當時辭別舅氏。離了天台。趁了江船至浙江亭。上岸。濟公自思。我若別處寺裡去。又不怯氣。我係是靈隱出身。逕到那里。看這夥禿驢。肯著我否。乃過慈雲嶺。逕投靈隱寺。到飛來峯。見一藏主。藏主曰。濟公。你回天台去許多時。寺中換了住持昌長老。混名叫做檀板頭。濟公曰。如此却難打夥。逕投寺裡來到山門下。見一首座曰。濟公你來了。如今長老。不比你師父。濟公道。若得利害。不怕你們欺侮我。首座曰。我同你入見長老。二人到方丈見長老。濟公拜了。首座向前曰。此僧。乃先住持遠長老的徒弟。道濟是也。因還

天台年餘纔回。長老曰。莫不是能喫酒的濟。顛濟公曰。弟子出遊一年。酒肉俱戒了。長老曰。若如此。可掛名字。收了度牒。濟公但在雲堂坐禪。閑時在殿上念經。兩月餘。再不出山門。時值殘冬大雪。濟公覺身體冷。來到香積厨。下向火露出一雙精腿。火工曰。你師父有許多衣鉢與你。倒令人槍去。如此大雪。一雙精腿可不冷也。濟公曰。冷自我受。凍也無妨。只是年餘不喫酒苦惱子。火工等。見濟公說得傷心。便道。濟公。我們有瓶酒在此。請你喫。只怕長老知道。濟公曰。阿哥。難得你好心。我躲在灶下喫。一箇便遮了。一箇篩酒。濟公喫了。便走出厨下來。原來這酒。不喫便沒事。但喫便膽大。不顧長老的言語。逕出山門前。却好撞見飛來峯。牌門下住的張公。張公道。濟公。多時不見你。濟公道。阿公。說不得。自台州來在寺年餘。長老拘束得緊。不敢出寺門。今日偶到厨下。火工請我喫了一瓶酒。覺有滋味。特出尋箇主人。張公曰。到我家喫三盃何如。濟公曰。十分好。跟了張公。逕出飛來峯。張婆在門前。見老子領濟公來。千歡萬喜曰。和尚多時不見。都入裡面。張婆[爇/金]兩碗豆腐盪一壺酒來。二人對坐。兒子篩酒。濟公道。阿公。難得你一家好心。阿婆道。和尚別樣便沒。只這酒有。在此。你只顧喫。你一碗。我一碗。各喫十五六碗。覺得醉了。濟公起身叫聒噪。阿婆曰。這等晚了。見自長老不許你喫酒。你今回去。倘說轉來。連我也。不知重。濟公曰。阿婆說得是我儂只在這裡同你兒子歇一夜。明早濟公見天色晴道。多時不入城。相望朋友。今日走一遭。張公家喫了早飯。一逕來岳墳。正撞兩對頭。踏過。濟公立住看時。乃王太尉也。太尉見濟公荒忙下轎曰。如何多時不見。濟公將前事細說。太尉曰。下官今日要去天竺。不得同你回府。汝明早可來府中走一次。濟公道。多感多感。太尉上轎去訖。濟公自入錢塘門。逕到炭橋河下。沈提點家。此時提點不在。管店人見濟公連忙道。裡面請坐。我官人在此累累念想。兒子出來陪。侍茶罷。濟公見提點不歸。欲回寺。忽雪花飄舞。濟公仰視作詞云。

凜冽同雲生遠浦。長空碎玉珊瑚。梨花滿目泛波瀾。水深鰲背冷。方丈老僧寒。渡口行人嗟。此境金山變作銀山。瓊樓玉殿水晶盤。王維饒善畫。下筆也應難。右調臨江山。

題畢。尋思沈提點。定在漆器橋。小脚兒王行首家。次早不別其子。逕望漆器橋來。至其家。問妳子曰。沈提點在你家否。妳子曰。方纔出去洗浴。濟公曰。如此我等他。便上樓去見王行首睡熟。濟公輕輕掀開被兒。踏床上。拿隻小鞋兒。放在陰門上。便下樓却好撞著沈提點。提點曰。久不見。緣何在此。濟公曰。我昨日特來尋你。不在家。料必在這裡。起早特來。你又去洗浴。提點道

失迎。且上樓去喫早飯。二人同上樓時。王行首正睡覺。見這鞋。心內不然。問曰。誰上樓來。妳子曰。濟公。提點曰。出家人。甚麼道理。濟公曰。衝撞衝撞不是我儂無禮。有一段因緣。提點曰。願聞。濟公念出一詞云。

蝶戀花枝應已倦。睡來春夢難醒。羅衣卸下不隨身。三魂遊閻苑。七魄遶蓬瀛。故把羅鞋遮洞口。須知覺後生嗔。非因道濟假人情。斷除生死路。絕却是非門。右調臨江仙。

提點大笑曰。佳作。妳子托三碗點剝酒至。濟公喫了一碗曰。不濟事。行首曰。我不喫。你都喫了。濟公又喫一碗。妳子搬早飯來。二人喫了。濟公曰。多謝多謝。萬松嶺王太尉望我今日來。且去見他一面。提點曰。回來到我家走一遭。濟公逕投清河坊來。行至宗陽宮。酒庫對門。見箇豆腐酒店好買賣。推出湧入。濟公見雪飄將下來。且去買幾碗喫。濟公坐定。酒保問。和尚喫多少。濟公曰。胡亂喫些。酒保將四碟菜。一盤豆腐。一壺酒。一隻碗。濟公喫了一壺。覺酒有滋味。又取一壺喫了。再要一壺。酒保曰。和尚。我家酒味重。只好喫兩壺。濟公曰。于你甚事。只顧篩來。又喫了兩壺。濟公身邊無一文錢。一眼只望門前施主。正值雪落。過往人少。酒保來會錢。濟公曰。我儂不曾帶來。賒我賒。酒保曰。這和尚好沒來由。認得你是何人。濟公道。我是靈隱寺的僧。著人跟去便有。酒保曰。那有許多工夫。便脫這破直裰來當。濟公曰。我叫做菜餛飩。只有這片皮包著。如何脫得。二人在門首廝扯對門昇陽宮酒樓上人望見酒保扯的和尚。好像濟公。便令侍者。去叫二人上來。酒保同濟公到對門樓上。濟公看時乃是沈提點兄弟。沈五官。濟公曰。你在此快活。我被他拖住討酒錢。沈五官曰便是望見。因此特來相請。濟公曰再遲些。我這片黃皮。被脫去了。眾人大笑。沈五官分付酒保回去。濟公的錢我還。酒保去了。濟公曰。聒噪。阿哥解了這結。沈五官曰。如此大雪。同陪提點一坐。三人從頭又喫。濟公已有酒。略喫幾盃。便覺道醉。五官曰。你方纔乞這樣虧。何不作首詩。濟公便吟四句云。

慣會饕齋覓主人 身邊零鈔沒分文
誰知撞見真經紀 不遇檀那怎脫身

五官人道。你喫幾碗。濟公又念四句云。

平生只愛呷黃湯 數日無錢買得嘗
今幸見君君莫阻 再求幾碗潤枯腸

五官人大笑。令酒保只顧篩酒。濟公喫了十餘碗。又作四句云。

昔日曾聞李謫仙 飲酒一斗詩百篇
感君慨賜無慳吝 貧衲何嘗出口涎

李提點大笑。五官人又斟酒與濟公喫。濟公大喜。又作四句云。

自來酒量無拘管 惟有窮坑填不滿
要同畢卓臥缸邊 告君再覓三十碗

五官見濟公醉了。叫當直來分付。叫三箇唱的衍[利-禾+(彳*完)]來。不多時。三箇唱的來到五官身邊坐一箇。李提點身邊坐一箇。五官曰。濟公。我見你冷靜。特請娘子相陪。濟公曰好好。作詩一首云。

每日貪盃又宿娼 風流和尚豈尋常
袈裟常被胭脂染 直綴時聞膩粉香

五官曰。這里無人。濟公可同娘子一睡。只見酒保上來道。使不得。濟公吟詩一絕云。

滿庫瓊芳鬪色鮮 就中一朵最堪憐
恁伊萬種風流態 惟有禪心似鉄堅

五官喜曰。真佳作也。濟公又吟一絕云。

昔我父娘作此態 生我這箇臭皮袋
我心不比父娘心 我心除酒都不愛

吟罷。又喫幾碗。漸漸天晚。五官曰。濟公晚了。回寺不得。五官令當直扶濟公下樓。與李提點別了。二人徑到新街劉行首家。虔婆接見。十分歡喜。道五官人。今日如何帶這醉風和尚來。五官曰。他晚了回寺不得同來借歇。虔婆曰。無礙。便叫兩箇女兒來相見。令安排酒。五官曰。我們已醉。五官令大姐同濟公去睡。五官與二姐睡了。大姐推濟公入房中。坐在床上。關了房門。與濟公脫衣裳。濟公曰。阿呀。罪過相。被大如纏得酒醒。起身開房門欲走。又怕巡夜的捉住。只見春臺畔大火箱。有些熱。便扒上去。放倒頭睡了。大姐也自去睡了。濟公聽得朝天門鐘響。急扒起來推窗一看。東方已動。遂題一絕云。

暫假夫妻一宿眠 禪心淫慾不相連
昨宵姑順君台意 多與虔婆五貫錢

題罷見臺子上有昨夜剩的酒一壺。乃飲畢。又吟一絕云。

從來諸事不相關 獨有香醪真箇貪
清早若無三碗酒 怎禁門外朔風寒

濟公寫訖。遂開大門。一逕去了。虔婆聽得門響。急起視之。只見臺子上一幅字紙獨大姐睡著問時。大姐曰。夜來如此如此。虔婆曰。真童男子也。須與五官起問濟公。虔婆曰。早去了。桌上遺幅字紙在此。五官一見乃曰。不枉了出家人。却說濟公踏凍出清波門。自思如今身寒肚又飢。且去萬松嶺尋箇施主。討些早飯喫。逕赴陳太尉府前。見一門公掃地。濟公曰。煩與我通報。門公乃去箕帚入報。太尉慌忙走起。逕到廳上。濟公向前問訊。太尉曰。如何久不相見。濟公曰。歸家一年回寺。被長老拘束得緊。數日前得火

工三碗酒喫。吊動念頭。連日在城中同沈五官閑戲。日昨去新街。劉行首家歇。起早逃出。特到府中。太尉大笑。取湯來。濟公曰。湯不要喫。太尉曰。我理會得你只要酒喫。命當直的整治肴饌酒果。濟公喫了十五六碗。太尉曰。你身上冷否。濟公曰。頑皮袋由他凍。太尉曰。你身上穿一領破直裰。脚下著一雙破僧鞋。赤條條露雙腿。我今送你一疋綾子一箇官絹做件衣服。銀一兩。作裁縫錢。濟公曰。我儂無有報答你。你明年上冬有場大災。你將紙筆過來。取箇香盒。閑人暫退。濟公遂寫字放在香盒內。如法封固。付與太尉。令安在佛堂前。明年有災時。可開來看。其後太尉。忽患一發背。大如茶甌。痛不可忍。百般醫治不痊。猛然思起濟公留下香盒。急取來看。但見盒內寫著一方太尉如法修合。遂果獲效。此係後話。且說濟公其日得了綾子官絹銀兩遂拜謝太尉纔下嶺。見一夥乞兒。凍倒在地。濟公曰。苦惱。我有些東西與你。袖中摸出綾子。官絹。銀兩盡與眾人。迤[這-言+里]歸到靈隱寺。見首座曰。你連日在何處。濟公曰。我連日在昇陽樓飲酒。新街里宿娼。首座曰。好好。你又喫酒又歇娼。濟公曰。我明明裡去。不強如你們黑地裡去。首座曰。長老昨日問我。我說你十六廳朝官處探訪。原來這樣胡行。急拖入方丈見長老。言濟公私自出去喫酒。宿娼。長老大怒。令侍者打二十。拖倒。揭起直裰。濟公却不穿褲子。轉身露出面前那物事來。眾僧大笑。長老曰。這廝如此無禮。首座曰。先師護短。容他慣了。長老曰。風顛之人不必打他。且放起來。濟公呵呵大笑。出方丈來曰。你們拖我見長老。却不打我。好漢子。和你跌三交。眾僧曰。不采你這風子。濟公曰。賊牛們。却又怕我。自此愈加風顛。眾僧皆來同長老計議。怎生逐得他出去。長老曰。他是先師徒弟。如何逐得。監寺曰。某有一計。自然使他安身不得。眾曰。却是怎麼。監寺曰。比先寺中有箇鹽菜化主。每日化來。常住公用。此職事最難。他化不得。自羞回也。如今可買一尊酒。整頓齋。使他大醉。倘若應允。亦不過月餘矣。眾僧曰。妙計。只恐他不允。監寺曰。他只要酒喫。是日整齋置酒。請濟公喫。濟公到方丈坐定曰。長老喚我做甚麼。長老曰。眾僧買酒在此請你。濟公曰。却又蹺蹊。你且說。為何請我。長老曰。我初住持。不識前事。先是此等有箇鹽菜化主。如今一向無人。今欲立箇化主。要你開疏頭。因此請你。濟公曰。既要寫疏。且只喫酒。若醉。方有文章。長老曰。你只顧喫。當時行童將隻大碗。放在濟公面前。一上喫了三十餘碗暫住。侍者。遂將文房四寶。放在桌上。濃濃磨墨。濟公起身拂紙而就。文不加點云。

伏以終朝易過。衣食難求。空門內。皆倚檀那。寺院中。全憑施主。倘無施主。房宇便東倒西歪。若沒檀那。和尚就忍飢受餓。

衣非綾錦。也須得綿布遮身。食不珍羞。亦必用酸齏過粥。費用雖不奢華。人多也難掙挫。輒持短疏。遍叩高門。不來求施衣糧。但止化些鹽菜。灶戶口燒造殷勤園圃人。種作勞碌。羞將痴臉懇求他。全仗勸欣資助。我莫怪貧僧朝朝饒舌。皆因弊寺日用他。一碗糙米粥。無他怎送入飢腸。半碟黃酸齏。有你乃能充餓口。和尚箇般若惱子。達官普發歡喜心。日化八貫資財。供入常住增富貴。朝忝三寶賢聖。願祈施主永安寧。謹疏年月日。

濟公寫罷。長老并眾僧都喝采令行童取酒來。濟公又喫了十餘碗。長老曰。一客不煩二主。再喚你做箇化主。濟公曰。我是風子如何做得。監寺曰。濟公結識的是十六廳朝官。十八箇財主。莫言一日八貫。便是八十貫。他也化得。長老曰。原來恁地。濟公曰。相識家。止好索他些酒食。如何又化他錢財。長老曰。你胡亂化半年三箇月。我這裡便今人代換。濟公此時已醉。應道喫了你們酒。如何推得過。長老大喜。便交鋪香花燈燭。請濟公坐了受長老三拜。收拾齋襯果品。遂別長老出方丈。心內暗思。我反被局了。在這裡亦不秀氣。不如一發起了度牒。別處去罷。轉入方丈。長老問何故又回。濟公曰。我思做此化主。永免去各處去化。身邊又無度牒。只道我是野和尚。故此回取度牒。長老曰。說得是。即令監寺。取度牒付與濟公收了自去。且說濟公出山門。逕到白樂橋坐。思這夥禿驢。合成圈奪。明是局我出來。淨慈寺德輝長老。平素與我契合。我往投他必然見留。逕望淨慈寺來。入見長老問訊。長老曰。濟公何來。濟公曰。說不得。弟子被眾局我做鹽菜化主。弟子初時不肯。後被他灌醉。一時應承。今思明是局我出門。故特來投。希留為愛。長老曰。你是靈隱寺。有分子孫。如何空身出來。濟公曰。我不要他東西。只因被這班欺侮。過不得。望我師慈悲。長老曰。留自留你。只是昌長老面上不好看。老僧明日寫一柬去。他若回字來。那時收你。兩家都好看。濟公曰。我師見是。當晚濟公就方丈中暫歇。次早長老寫了書。差傳使詣靈隱寺。時昌長老正在方丈中坐。侍者報。淨慈寺傳使在此。長老交進來。傳使將書呈上。云。

南屏山淨慈寺住持比丘德輝。稽首師兄昌公法座前。即晨新篁漸長綠樹成陰。恭惟尊候安享禪規倍增清福。上剎散僧道濟到弊寺言。蒙差作鹽菜化主。醉時應允。醒却難行。避于側室。無面回還。特奉簡板伏望慈悲。念此僧素多酒症。倘覩薄面。明日自當送上。

昌長老一見大怒曰。道濟受某三拜。不曾化得半文錢。便來討錢。我寺決不用他。令侍者取筆。就簡板後。批八字云。

似此顛僧無勞送至。

批罷。付與傳使自回。且說德輝長老。正與濟公話間。忽見傳使至前施禮。將前言細說。呈上簡板。長老大怒曰。這畜生。我又不屬你管。如何這等無禮。濟公曰。便是檀板頭不曉事。只為我。交長老受氣。長老曰。濟公我收你在此替我爭氣就陞你本寺書記僧。一應榜文開疏。俱是汝。濟公謝了長老。自去選佛場坐禪念經。不覺已過月餘。忽一日濟公閑步出山門。走至長橋[土*免]下。只見賣餠餺兒。王公在門首播荳。王公曰。濟公多時不會。濟公曰。我被靈隱寺趕出來。今共你做隣舍。王公曰。你坐一坐。待我買賣淨些。同你下碁。就掇條凳子。在門前安下碁盤。濟公曰。我儂贏得。喫一盤餠餺。若輸了你便打我一箇栗暴。王公大笑。二人下了五六盤。濟公却輸了一盤。王公曰。出家人不打你。只與我寫一招牌。濟公曰。我無酒却寫不得。王公便與濟公對門方家酒店裡。濟公一上喫了十五六碗曰。你要寫甚樣招牌。王公拿出一幅紙。濟公提起筆。便寫下十字。云王家清油細荳大餠餺兒。寫畢濟公曰。我喫你酒。無物相謝。我將方纔下碁為題。寫一篇文在粉壁上。詞云。

無為堂上敵手相逢。移來一座水晶盤。傾下兩行碧玉子。聚三掣五。奪角爭先。靜悄悄向竹塢松軒。冷清清對茅亭菊檻。排成形勢。黑叢叢萬里干戈。擺定機關。白皎皎一天星象。休言國手。謾說神仙。遍九州。奪利于蠅頭。布三路。圖名于蝸角。縱橫在我。敲磕由他。箇中訣破著精神。要使英雄滿天下。

咦 除非有箇神仙路 衝破從來七九關。

濟公寫罷。作謝出門。逕往萬松嶺。望毛太尉。太尉却好在那里射箭。濟公向前施禮曰。太尉射得好。太尉急忙歇箭曰。何故久不會。濟公把前事細說。太尉曰。今日熱同你竹園中。乘涼喫酒。至晚而散。仍于府中。歇住五七日。濟公曰。我還要去望陳太尉。遂別。逕到陳太尉府前。門公通報。太尉出迎。茶罷。便令安排品饌。飲酒至晚。又留在府中。歇住二三日。濟公猛省曰。長老把我為人運出來十餘日。他必嗔怪。遂別太尉。逕來淨慈寺。却說德輝長老半月不見濟公。心中嗔惱。差火工四下尋覓。到長橋。只見濟公在餠餺鋪中。火工向前曰。濟公長老有請。濟公便起身。入方丈見長老曰。老僧再三囑付。緣何不改前非。濟公跪在面前曰。告我師慈悲弟子。許久不去望相識。偶至萬松嶺。蒙毛太尉留住五七日。陳太尉府裡住二三日。故此擔閣了。長老曰。我不信二位太尉。是朝廷近侍官。如何敬你。且說你的本身事。我便饒你打。濟公請紙筆。便作一詞。名臨江仙云。

粥去飲來何日了。都緣皮袋難醫。這般軀殼好無知。入喉纔到腹。轉眼又還飢。惟有衲僧渾不管。且須慢飲三盃。冬來猶掛夏

天衣。雖然形醜陋。心孔未嘗迷。
長老大喜曰。既然朝官與你好。如何做不得鹽菜化主。濟公曰。做到做得。爭柰不怯氣化來請這夥賊禿。若是長老這等相愛。休說鹽菜。便一日要十箇猪也有。長老大笑道。我寺中原有壽山福海藏殿。如今[土*冊]壞。若得三千貫錢。便可起造。你化得否。濟公曰。非是弟子誇口。三千貫。只消三日便完。長老便令侍者。請鹽寺買辦。酒肴素食羅列于方丈。長老親陪濟公。喫得大醉。長老曰。要開疏頭。你醉了。明日寫罷。濟公曰。我是李太白。但酒多越好。乃令行童取過文房四寶濃磨了墨。濟公提筆起。一掃而就。云。

伏以佛日增輝。法輪長轉。夫佛日者。乃佛光洞照。法輪者。是法力傳流。切見南屏山淨慈寺。承東土之禪宗。稟西湖之秀氣。殿閣軒昂。門樓高大。近因藏殿傾頽。便覺僧家寥落。是以法輪不動。食輪怎得周全。藏殿若完。佛殿自然氣象。欲得壽山福海莊嚴。須仗達官長者。歡喜捨金賜鈔。須休心下躊躇。運木擔泥。且便眼前成就。輪轉無休。檀那永固。募緣化主書記僧。道濟謹題。

寫罷長老大喜。次早濟公。到方丈別了長老。出門逕投萬松嶺來。忽聽一聲喝道言太尉朝回。少頃毛太尉近面。太尉曰。這早何處去。濟公曰。我早。太尉又早。太尉曰。我是官身。朝裡去方回。你出家人正好穩睡。濟公曰。亦有一事睡不能熟。進府訴稟。太尉便令整治早飯。問濟公。適間欲說甚話。濟公曰。弊寺有座壽山福海藏殿跌倒。今欲修造。須三千貫錢。因此特來望太尉一力完成。將出疏簿。遞與。太尉曰。我那有三千貫。些少布施使得。濟公曰。教我再化何人。太尉曰。既如此可停一兩月。待下官轅集。濟公曰。箇却使不得。三日內便要。太尉曰。你正是風子。三千貫錢如何更有。濟公撇了疏簿。急急起身。太尉趕出去。將疏簿去還他。濟公拿起。又丟入去。一逕奔走。太尉分付門公。今後濟風子來。休放進府。且說濟公。逕自回寺。首座問曰。化得若干。濟公曰。後日皆完。首座曰。今日無一文後日那得完。濟公曰。不要你憂。我自的道理首座說與長老。長老亦不信。次日眾僧。咸對長老言。濟公今日不出去化。因在灶下捉虱子。明日如何有。第三日。毛太尉早朝但見一皇院子來道。娘娘有旨。宣太尉。急忙到太后宮中。拜舞罷。太后曰。毛君實。子童夜來三更時分。見一金身羅漢。言道淨慈寺壽山福海藏殿崩珊。化鈔三千貫。再言疏頭在汝家。後有名字。太尉大驚。暗思濟公非凡人也。乃啟奏曰。娘娘兩日前。淨慈寺書記僧。委有疏頭。留于臣處。太后曰。寶庫內有三千貫脂粉錢。子童共你到淨慈寺。認此金身羅漢。太后懿旨。備辦

鑾駕。嬖妃彩女隨往淨慈寺行香。毛太尉押解三千貫鈔。其日濟公在房中。曰此時將及來也。行出房門高叫。都來接施主。使去播鼓撞鐘。長老聽得。急使侍者問消息。只見門公報道。有黃門使來。說太后娘娘行香。長老忙披袈裟出方丈。引滿寺五百餘僧迎接。只見太后鳳輦到來。長老等于山門外接見。娘娘謂長老曰。子童昨夜三更時分。夢一金身羅漢。來化鈔三千貫。修造藏殿。今日送鈔在此。子童要認這尊羅漢。長老見說擡著香爐。引五百餘僧。團團在佛殿上看經。此時濟公來在數內。却從面前過。太后指曰。正是此僧。方欲下拜。濟公急忙打箇根斗。褲兒不穿露出前面這件物事。扒起便走。長老就奏娘娘曰。此僧平日有些風症。太后令毛君實。將三千貫交與庫師收了。太后自回。長老眾僧送出山門。自回方丈。令尋濟公。不見。忽一侍者來曰。濟公引領一夥小兒。撐一隻船。到西湖採蓮。長老曰。濟公要這藏殿完成。一時遂顯靈感。今恐被人識破。故作此態。濟公將船划過石岩橋登岸。令小兒划船回去。却自望古蕩里摸去。教場橋登東廁。只見尿缸內一箇蝦蟆。浸得老漲的。濟公曰。苦惱。亦是輪迴。我與你下火。作頌云。

這箇蝦蟆。死也掘強。瞑目並牙。跏趺合掌。佛有大身小身。即非我相人相。一念悟來。離諸業障。

嘆 青草岸邊尋不見 分明月夜梨花上。

濟公念罷。只見半空中。青衣童子叫曰。多虧師父。已得超昇。眾皆喝彩。忽一人拖住濟公曰師父。同你前面坐一坐。濟公曰。阿哥。你是何處。那人曰。我是西溪安樂山永興寺長老。聞清溪道士徐公。說上人清德。累欲一見。今日小人有緣。且去飲三盃。二人行過古蕩街。逕望永興寺來。此時長老正在山門下乘涼。濟公向前施禮。長老曰。師兄何來。砧基曰。此是濟長老也。長老大喜請入方丈。賓主坐定茶罷。問砧基何處相遇。砧基說蝦蟆下火故事。長老嘆羨。令整酒饌。濟公恁意飲了一夜。次日請徐提點陪侍。長老要造安樂橋。浼濟公開疏云。

伏以山藏古寺。水接平橋。西溪市北。安樂山橋。珊損年深。往來不便。欲建運雲之勢。全憑駕石之功。資金浩大。獨力難成。輒持短疏。遍扣大檀。誠哉勸資。慨然樂助。疊石橫空。杜預建時。從古有跨溪通道。相如題後。豈今無不慚風漱石。還愛月盈河水流碧草環中過。人在蒼龍背上行。橋梁萬代。福祿無窮。

寫罷。二人迤[這-言+里]行至崇真寺夜宿。次日到洗馬池閑翫。題云。

昔日曾聞洗馬池 悠然此景在西溪
風生水面波紋細 日上堤邊樹影低
水底青天沉翡翠 波中明月浸琉璃

何如花下退朝去 喜看鴛鴦戲石磯

自是濟公只在永興寺。崇真寺。清溪道院。幾處盤桓。不覺過了四箇月。時值初冬天氣。濟公覺道身冷。思量我出來長久。須回寺去。於是別了長老。并徐提點。便向石人嶺來時。見上天竺懺首。同一道人坐地。見濟公來。二人起身相見。懺首曰。汝在何處。長老差人各處尋覓。濟公曰。我在永興寺。住了四箇月。恐長老見嗔。今日故回。汝等何往。懺首曰。你不知我寺。講主九月二十夜。著賊偷得一空。聞知西溪街上鄭先生。卜得好卦。故令我問課回來。濟公曰。我實不知。既如此。同你去望他。二人落了石人嶺。逕至寧棘庵。講主正在方丈中煩悶。濟公向前施禮曰。失彩失彩。講主曰。久不相會。何故不來看我。濟公曰。我儂今日偶遇懺首說。特來望你。講主曰。老僧掙了一世。今一夜皆空。濟公曰。出家人要財物何用。待他偷去。倒省得記掛。講主曰。我積攢來。要修僧房起鐘樓。今被偷去。與外人說不得。只好自知。故此煩悶。濟公乃曰。如此我作一律。替你解悶。題云。

啞喫黃瓜苦自知 將絲就縱落人機
低田缺水遭天旱 古菓安身著鬼迷
賊去關門無物了 病深服藥請醫遲
竹筒種火空長炭 夜半描龍畫向誰

講主大笑曰。妙哉雙關二意。我肚中多悶。你休回去。在此相伴。解嘆我也好。濟公曰。只怕無酒喫。講主曰。別物無有。惟酒你喫不了。濟公曰。既有酒。莫說一兩月。便是一兩年也在此。眾人大笑。自是濟公。又在天竺過了兩月。看看臘近。講主留過年。濟公曰。這却使不得。須回寺過年。乃別講主。向淨慈寺來。山門口撞見監寺曰。濟公一向在何處。濟公曰。我在老婆房裡。監寺曰。你是風子我不理你。濟公逕入方丈。見長老向前施禮。長老曰。不與老僧說知。一直出去半載。是何道理。濟公曰。偶然閑走。望長老慈悲。長老道我却怪反被眾人笑。濟公曰。今後再不敢如此。自此濟公。只是坐禪念經。時值三月天氣。濟公對長老說。我從歸寺。並不曾出門。今欲出去。望相識。特稟長老。長老曰。你去。只可一兩日便回。濟公曰。謹領。乃離方丈。逕投萬松嶺來至毛太尉府。令門公通報。太尉忙出迎接。入坐茶罷。太尉曰。自從同太后娘娘到你寺。已半載餘矣。濟公曰。向日深虧相公。完成這庄勝事。近思酒飲特來相探。太尉曰。你且坐。今日園子。掘得些笋。將一半進朝。一半在此。令煮來與你嘗新。濟公大喜。一上喫大半碗。道滋味極美。佛語云。一寸二寸。官員有分。一尺二尺。百姓得喫。和尚要喫。直待織壁。我儂虧太尉得嘗新。長老在寺。夢也夢不見。我且剩幾塊。持歸奉長老。太尉道。此是殘剩。另將一

盤。來用荷葉包固。濟公提荷葉包。作謝。遂行。一路向淨慈寺來山門下。首座曰。手裡包兒。莫非狗肉。濟公道不是。包內之物。你們夢也夢不見。眾曰。却是甚麼。濟公把包兒。塞將過去曰。你且聞一聞。逕入方丈。長老曰。你今如何便回。濟公曰。我一逕毛太尉府中去。却好嘗新笋。我討得一包。與長老嘗新。長老曰。難得你。濟公令侍者取一盤來。將荷葉包解開。傾在盤內。托上長老面前。長老喫了三二塊。人各分些。眾僧皆來討笋喫。長老曰有數。這些都分了。濟公曰。我儂在毛太尉府中。說禪機漏將笋來。你們只顧白口要喫。長老曰。你說甚麼禪機。濟公曰。一寸二寸。官員有分。一尺二尺。百姓得喫。和尚要喫。直待織壁。長老曰。絕妙絕妙。眾僧曰。你化些來與我們嘗新也好。濟公曰。眾僧有將新笋為題作得一詩。我儂便去化兩担來。長老便作一絕云。

竹笋初生牛犢角 蕨芽新長小兒拳
旋挑野菜炊香餅 便是江南二月天

濟公曰。今日不許。明日也無。後日還你兩担。長老曰。這新笋初生。如何論担。濟公曰。休要管。次日濟公逕投萬松嶺。毛太尉府裡來。到廳坐定。濟公曰。昨日蒙賜笋。長老喫了。眾僧都討。我儂一時說了口。今日故來化緣兩担。太尉曰。若過十餘日。出得廣時。便有。如今初放標。何能論担。園子曰。昨夜頗暖。都鑽出頭來。太尉喜曰。將疏頭來。與你笋。濟公請昏筆一揮而就云。

錦屏破玉。偏宜我等齋盂。粉節出墻。已屬他人風月。正好拖泥掘出。那堪帶露担來。鹽油鍋內炙就黃金。湯水釜中煮成白玉。滿滿盛來沒底碗子。齊齊喫去無心道人。趁嫩正好結緣。沒後難得進口。山僧盡嘗。滋味鮮甜。施主專享。福祿永固。

太尉喜曰。今日方透芽。且養他一夜。明早掘去。還多得些。濟公曰。正好。正好。太尉當晚留濟公在府歇了。次早同濟公步入竹園中。只見掘起約有五担。撥五箇當直人挑送。濟公謝了太尉。投淨慈寺來。眾僧在山門下。遙見濟公領五担笋來。急報長老。濟公曰。笋便化了。你等可出五百文鈔。還腳錢。長老曰。老僧自有。令侍者取鈔五百文。付五箇送笋人去訖。長老令煮笋。與眾僧喫。喫罷盡散。却說濟公。猛思靈隱寺。昌長老已死。不去送得喪。聞得印鉄牛做長老。要去望他。離寺過六條橋。徐步行至靈隱寺前。見侍者曰。煩希通報。侍者入方丈曰。淨慈寺濟書記來訪。長老曰。風子不要采他。你去回報不在。侍者報濟公。濟公大怒。便走到西堂房裡。望小西堂。亦不在。問行童借筆。去冷泉亭下。作詩一律云。

幾百年來靈隱寺 如今却被鉄牛鬥
蹄中有漏難耕種 鼻孔撩天不受穿

道眼何如驢眼瞎 寺門常似獄門關
冷泉有水無鷗鷺 空使留名在世間
寫罷付行童。仍于西堂粉壁題云。

小小庵兒小小窓 小小房兒小小床
出入小童并小行 小心伏事小西堂

濟公別了行童自回寺。却說靈隱寺。有人入白。長老怒曰。臨安府趙太守。是我故交。洩他砮去淨慈寺門外。兩傍松樹。破他風水。却說德輝長老。一日共濟公在方丈中。忽見侍者報曰。山門外趙太守。帶百餘人。要砍兩傍松木。長老曰。如何是好。濟公曰。長老休慌。待我去見他。長老曰。這官人十分利害。汝去見他。須用小心。濟公曰。我師寬心。言訖。出山門。太守在外叫和尚。濟公向前施禮。太守曰。你便是甚麼濟顛。久聞你善賦詩。今來見我有何話說。濟公曰。聞知相公要伐敝寺松木。有詩呈上。

亭亭百尺接天高 曾與山僧作故交
滿望枝柯千載茂 可憐刀斧一齊拋
窓前不覩龍蛇影 耳畔無聞風雨號
最苦早間飛去鶴 晚回不見舊時巢

太守見詩大喜。見山環翡翠。屋隱烟霞。令濟公作詩云。

白石磷磷積翠嵐 翠嵐深處結茅庵
煮茶迎客月當戶 採藥出門雲滿籃
琴掛葛絃鳴素志 窓開風拂罷清談
今朝偶識東坡老 四大皆空不用參

太守嘆賞不足。曰下官亦續一律云。

不作人間骨肉僧 霜威隱隱骨稜稜
金芝三秀詩壇瑞 寶樹千花法界清
得句逃禪寧縛律 即心是性不傳燈
我來問道無餘事 雲在青天水在瓶

須臾齋畢。太守自回。長老入方丈謂眾僧曰。今日若非濟公。誰人解得。却說濟公閑行至長橋。見賣餠餠兒門上。貼著斗書。吃了一驚。走入見王婆在棺材邊哭。王婆曰。阿公和你素好。後日出殯。你來送喪。就請你下火。念阿公平日之面。說兩句禪機。令他西方去。濟公曰。如此準來行到長橋上坐著。只見賣蘿蔔的沈乙。挑了空担來曰。師父多時不見。同你飲一碗何如。濟公曰。甚好。二人走入酒店坐定。沈乙篩酒。濟公一上喫了幾碗。濟公曰。難得你這片好心。我看你巴巴碌碌。何時是了。不□隨我喫碗安單飯也罷。沈乙曰。我久懷此意。若師父肯提挈。今日便跟師父。濟公引沈乙來寺。參見長老。濟公曰。弟子尋得一徒弟在此。望長老容留。長老遂與他摩頂受記。改名沈萬法。次日飯後。濟公令沈萬法扒些火

來。萬法曰。要火做何用。濟公曰。我今日閑坐。烘幾箇虱子。少刻萬法掇一盆火來。濟公脫下直裰。在火上一烘。兩箇虱子做一塊鑽出來。濟公曰。虱子也有夫妻。我欲咬死。又恐污了口。不如就火中燒化。便放虱子火中。口念云。

虱子聽我語。汝今當記取。類于虫蟻中。只與血肉處。清淨不肯生。來生我袴里。大不大如麻。亦有夫和婦。宛轉如是生。咂我何時悟。我身自非欠。你豈能堅固。向此一爐火。切莫生驚怖。拋却蠕動軀。莫復來時路。

咦 烈焰光中爆一聲 剎剎沉沉無覓處。

是日。濟公分什沈萬法。道我去長橋送王公喪。了便回。逕去。喪事將起身。濟公曰。我一發替他指路。口念云。

餽餽兒王公 秉性最從容 播荳播了百來拒 蒸餅蒸了千餘籠
用了多少香油 燒了萬千柴顯 今日盡皆丟散 日常主顧難留
靈棺到此 何處相投。

咦 一陣東風吹不去 鳥啼花落水空流。

一壁起材。行至方家局燒化。濟公手提火把。道大眾聽著。

王婆與我喫粉湯 要令王公往西方

西方八萬四千里 如今且只在餘杭

念罷。只見一後生來在王婆面前作揖。乃是女兒鄰舍。先是王婆。有一女嫁在餘杭。比時有孕。不來送喪。昨夜五更養得一箇男兒。肋下有四硃字。寫道餽餽王公。因此特央鄰人報生。王婆聽得大喜。眾人驚駭。濟公被眾人圍住。便跳在桌上。打箇跟斗。露出下面物事來。眾人大笑。濟公趁笑間一逕走了。乃入清渡門來新宮橋下。沈平齋生藥鋪裡。他家媽媽尊敬濟公。見濟公忙請入內。坐定茶罷。媽媽便令安排酒來。將一隻大碗。安在濟公面前。濟公一上喫了十餘碗。已有醉意。養娘又托出一碗辣汁魚來。媽媽道再喫幾碗。濟公又喫了十數碗。十分酩酊。作謝媽媽。撞到清波門一交跌倒。把門的并過往人圍住。其中有認得的。道這是淨慈寺濟書記能吟詩極好。只是喫酒沒正經。濟公聽見說。傲起來曰。誰人說我沒正經。便歌云。

本是修來四果身。風顛作逞混凡人。能施三昧神通力。便指凡人出世津。經卷無心看。禪機有意親。醉時喝佛罵天真。渾身不見些兒好。一點靈光絕勝人。

認得的。扶起濟公。攙到十里松。又跌倒了。直到淨慈寺報知長老叫沈萬法。急出山門。到十里松。向前道師父回寺去。濟公曰。賊牛。駝我去。把沈萬法吐了一頭一臉。沈萬法駝到厨下。麪床上放師父睡了。方去洗臉。濟公跳將起來。高叫無名發。呀呀呀。眾僧都道濟公酒狂。濟公曰。駝我見長老又叫無名發。呀呀呀。眾僧

不曉得。都去唾了。濟公不住口連叫到三更時分。羅漢堂琉璃燈。燒著旛脚。火起。濟公遶廊下叫。無名發呀呀呀。敲各房門。眾僧撩亂起來。各自收拾猛火隨風。焰焰騰騰。延燒佛殿兩廊各僧房。濟公曰。燒得這禿驢們好。忽然弓兵入來。捉住兩箇監寺出官。只不見長老。這火直燒到次日午時還未滅。止留得山門不燒。眾僧對濟公曰。許多佛力。因何不能護持。濟公口占四句云。

無名一點起逡巡 大廈千間盡作塵
非是我佛不靈感 故要樓臺一度新

話間官府救火。就將兩箇監寺。枷在長橋上。眾僧在火場上商議。不知長老何處。怎生救得兩箇監寺。濟公曰。監寺且遲遲。尋長老要緊。眾僧曰。必定睡熟在方丈燒死了。侍者曰。我們真箇不曾見長老出方丈門。濟公說。既然如此。且著火工去扒地。扒了多時。並無踪跡。只見一塊砌平磚。上面惟留下八句詩云。

一生無利亦無名 圓頂方袍自在行
道念只從心上起 禪機俱向舌根生
百千萬劫假非假 六十三年真不真
今向無名叢內去 不遺一物在南屏

濟公曰。長老自歸天台山去了。且令火工收拾些燒不盡木頭。搭起幾間茅屋。眾僧安身。濟公行至厨下。見一大鍋熱湯高叫。此間好熱湯。且來洗面。我有一隻曲兒。唱與你們解悶。唱云。

淨慈寺。盖造是錢王佛殿兩廊都燒了。止留得兩箇金剛。佛也悶。放起玉毫光。平空似教場。却有些兒不折本。一鍋冷水換鍋湯。

眾僧齊笑。你便風狂。兩箇監寺。枷在長橋。你須救他。濟公一程走到長橋。見兩箇監寺枷在那里。濟公曰。你兩箇板里鑽出頭來。好像架子上安砲燈。監寺曰。阿哥。你不救我們。反來戲謔。濟公曰。我救你。救你。逕往毛太尉府中。太尉接見曰。回祿回祿。濟公曰。說不得。二人坐定。太尉便交安排酒。喫至半酣。濟公曰。我儂多感太尉。在此喫酒。兩箇監寺。枷在長橋。望太尉一救。太尉曰。不妨我寫封柬去。與趙太守就放。次早濟公對太尉曰。我儂且去火場上看看。行至寺門。只見兩箇監寺回來。眾僧大喜。問道如何得放。監寺說虧了。濟公央毛太尉一柬。分付趙太守。因此放回。眾僧俱謝濟公。首座曰。兀誰做得本寺長老。濟公曰。必須是蒲州報本寺。松少林長老。可做。監寺曰。此長老實好。只是年紀高大。如何肯來。濟公曰。你們要他來。必須買酒請我。監寺曰。此係大家之事。見今無錢。那得酒請你。我自修書。令人去請。濟公曰。請不來時。休怪我笑。一程望太尉府去了。寺中眾僧修成書柬。令傳使往蒲州報本寺。見了長老。呈上書柬。長老曰。老僧年

邁。如何去得。傳使再三求請。長老曰。非為他故。實難行動。令知客。管待齋畢。傳使辭謝。回至本寺。將前事備陳一遍。首座曰。必須濟公寫書。再令傳使去。眾僧曰。是。便買一埕酒。請濟公。一上喫了十餘碗。濟公曰。前日請少林長老。傳使回來如何說。首座曰。前日空走了一遭。今特要你寫書柬子。濟公即時寫成封固。遞與傳使起身。來到蒲州。投見長老曰。老僧前日分付去了。如何又來。傳使曰。濟書記今有簡板在此呈上。長老折開一見大喜。書云。

象法浸凋。宗風淡蕩。往往來來。無發落。紛紛漫漫。自尋芳。須仗本色高人。今日大家公議。恭惟少林大和尚。行光先哲。德庇後昆。施佛教之鈴鎚。展僧人之鼻孔。休負諸山之望。莫辭一水之勞。惠日峯前。識破嶮崖之句。南屏山畔。愿全靈璧之光。慨順人情。毋勞牽鼻。

少林長老看罷曰。此回只得去走一遭。便令擂鼓撞鐘。聚大眾。選有德行者住持本寺。掛了牌。分付傳使先回。交濟書記休要出去。老僧收拾行李。只在月內便到。傳使作別。先回本寺報知。眾僧大喜。留濟公在寺。濟公曰。若不出去那得酒喫。一逕便走。叫他不住。監寺曰。若留他。每日那有錢買酒。不留他長老來又不歡喜。首座曰。容易。我有一大空坛。寄在人家。將去盛了湖水。泥了坛頭。只做賒的酒。直待長老來方開。可取一笑。監寺曰。最好。便尋濟公回來。首座曰。濟公我們無錢。賒一坛好酒。你看過了。直待長老來方開。濟公曰。不妨。你們賒來。須與兩箇火工扛到濟公面前。濟公曰。打開來嘗一嘗。首座曰。新泥的開了要出氣。濟公曰。也說得是。便掇一掇。道也了得我一醉。令火工扛在草屋下安著。過了數日。有人報長老到。眾僧都出遠接少林長老到寺。眾僧參拜長老畢。就與濟公講話。濟公曰。不要慌。且了正事。便將一塊磚。打開泥頭。但聞水氣大怒。一下打碎了坛。罵道這夥秃驢。分明弄我。少林長老聽得。問曰。做甚麼。侍者曰。濟公要酒喫作鬧。長老曰。濟公要酒喫。胡亂買兩瓶請他。忽濟公到長老面前曰。可柰這班秃驢弄我。長老曰。休要與他們一般見識。我自買酒請你。濟公曰。不曾與長老接風。甚麼道理。反要長老買酒請我。少刻酒來。濟公喫了。長老曰。老僧初到不知本寺。曾立被燒募緣榜疏否。濟公曰。這班秃驢。各自做家火那管正事。長老曰。今日你就與我寫。令侍者取文房四寶來。濟公揮筆立就。文不加點。云。

伏以祝融作釁。照一萬頃之平湖。風伯助威。捲五百間之大廈。烈焰星飛于遠漢。囂塵霧鎖于層巒。各携雲錫以隨身。共駕牛車而出宅。向來金碧併作烟煤。過門孰不驚心。閉眼尤疑是夢。切

念阿羅漢。不能冷坐。放起玉毫光。可憐調御師。也被熟熬。失却金花座。雖經世數。未厭人情。鐘鼓重警。發于虛空。香火復追。崇于先帝。毗耶城裏。從來大有檀那。給孤園中。指日可成蘭若。金剛不壞。鐵塔證明。

長老看了大喜。交侍者。把榜掛在山門。往來看者如蟻。越數日。濟公曰。我已化了。明日藝主至。次早果見朝廷。差太尉押到寶鈔三萬貫。言夜夢金身羅漢募緣。故朕完成勝事。長老眾僧謝恩訖。庫司收了三萬貫鈔。齋了太尉送出山門。擇日興工。諸府州縣。官員財主。無不布施。未二年間。殿宇房廊屋舍。皆已落成。忽一日濟公。閑少至雷峯塔。望常長老。長老曰。濟公一向監工辛苦。今日共你作盃。濟公曰。多感長老。令侍者置酒于水雲軒下。時濟公已醉。曰我儂惱你多。題詩相謝。乃寫云。

極目烟波遠接天 紅塵疎處結三椽
不憂風景來朝沒 只恐水雲到晚連
青黛山邊飛白鷺 綠楊堤畔泊漁船
悠然此地真堪樂 半是人間半是仙

寫罷。又飲酒。只見火工來。道長老有請。濟公忙起身謝了。便回寺。入方丈。長老曰。那里去來。濟公曰。我儂閑行。到常長老寺內。蒙留我飲。長老曰。我有酒在此特請你。少頃侍者將酒至。濟公又喫了十餘碗醉了。口中道本寺多虧長老做主。我儂也用心。成得這模樣。只有兩廊湧壁不完。我心放不下。長老曰。既如此。煩你完成。亦好。濟公曰。各處皆化了。惟有臨安府。新任王安撫。未曾化他。長老曰。我聞此官。不及第時。去寺院投齋。被僧人哄弄躲過。嘗怒。題其壁云。遇客頭如鼈。逢齋項似鷺。至今恨著和尚。你休化他。濟公曰。不妨。我務要化他。眾僧勸不住。濟公離寺。逕到府前。立于宣化橋上。安撫正在廳上。望見橋上一和尚。探頭探腦。分付虞侯。悄悄的採進來。四箇虞侯行至橋上。一把採住。把濟公推到廳上跪下。安撫曰。這禿驢敢如此大胆。濟公曰。貧僧是淨慈寺。書記僧濟顛。有段姻緣。只有相公省得。特來計較。安撫聽得。便令放起。你若說得好。便饒你打。若說得不好。加倍重打。濟公曰。昔日東坡居士。與秦少游。黃魯直。佛印禪師。四人共飲。東坡行一令。要一般物兩箇古人名。後兩句詩。眾人都替濟公擔憂。濟公不慌不忙。道相公聽著。

蘇東坡道筆毫落地無聲。擡頭見管仲。管仲問鮑叔。因何不種竹。鮑叔曰。只須兩三竿。清風自然足。

秦少游道。雪花落地無聲。擡頭見白起。白起問廉頗。因何不養鷺。廉頗曰。白毛浮綠水。紅掌撥清波。

黃魯直道。蛀屑落地無聲。擡頭見孔子。孔子問顏回。因何不種梅。顏回曰。前村深雪裏。昨夜一枝開。

佛印道天花落地無聲。擡頭見彌陀。彌陀問維摩。如何話更多。

維摩曰。遇客頭如鼈。逢齋項似鶩。

安撫聽了大笑。請濟公入後堂。坐定茶罷。便令整酒。安撫陪侍。濟公曰。敝寺因遭風火。今得十方施主。鼎建一新。只有兩廊湧壁未完。特求相公慨然樂助。安撫曰。下官到任未久。那得布施。濟公曰。若得發心。不愁無鈔。佛語云。明中捨暗中來。安撫曰。既如此。下官有處。天晚。安撫留濟公宿了。次早。便整理俸鈔三千貫。差人押送。濟公逕投淨慈寺來。長老眾僧接見。盡皆喝采。庫司收貯了鈔。整齋待來人回府。一壁請畫師裝畫。濟公連日在寺看畫。忽思量酒喫。走在九里松。有一人家。起蓋三間廳屋。要求兩句佛語上梁。濟公道將酒來少頃酒到。濟公一上喫了十二三碗。忙交匠作一齊動手。將梁稱起。濟公立在凳上。念道。

今日上紅梁 願出千口喪 妻在夫前死

子在父先亡

那財主聽了。心中不悅。誰想濟公的話。都是順理。題罷。出門。過一餛飩鋪。店主識認濟公。邀入店內。請濟公喫餛飩。濟公喫了。遂把餛飩為題。借筆寫在壁上云。

包羅萬象。性氣粗豪。清淨為根。禮恭叉手。通身上縫隙無餘。鑊湯裏倒番觔斗。把得定橫吞豎吞。把不定東走西走。宜是山僧嚼破時。泥牛滿地嘖哮吼。

寫畢。忽有一人倒路。死在門首。眾人擾擾嚷嚷。店主見了。慌說這箇無頭人命。如何是好。濟公道不妨。我與你做好事。遂向死人作頌曰。

死人你住是何鄉 為因何病喪街坊

我今指與一條路 向前靜處好安藏

只見那死人扒將起來。逕奔嶺腳下死了。店主并四隣。十分歡喜。却說濟公取路回寺。只見四下雲布。一人忙奔躲雨。頭上插著號旗。濟公便問。你儂高姓。後生道。小人姓黃。在竹竿巷糴米。只有一母。見年八十。濟公道。你平日孝順麼。後生道。生身父母。如何不孝順他。濟公道。你前世孽重。我救你。隨我到方丈來擺下桌子。袈裟圍了。令後生躲在桌子下。濟公桌子上。盤膝而坐。念云。

後生後生 忽犯天嗔 前生惡業 今生縲身

老僧救汝 歸奉母親 諸惡莫作 免得禍臨

只見老松樹一株打碎。那後生起來作謝而去。濟公一日離寺。到前洋司。尼姑寺前。那尼姑。一向聞人。說濟公在靈隱寺。募緣裝

佛。終日喫酒。眾僧埋怨。大醉。扒上佛頭一吐。次日三尊大佛。真金裝就。實是活佛。以此要換銅鐘。央浼濟公開疏。濟公却好走到。門公曰。院主正交我來請你。濟公曰。我來正好。入內見院主坐定。濟公曰。要請我須醉便休。院主曰。我們女僧。常不用酒。濟公聽得就走。院主曰。你却忒性急。且坐。少頃羅列酒肴。濟公一上。喫了二十多碗曰。如今好了。你要做何用。院主曰。敝寺原有口鐵鏡。今要鑄銅鐘。特浼你寫箇疏頭。濟公將過昏筆。便寫云。

師姑鑄鐘 有鐵無銅 若要圓成 連松智松
寫罷。不別而行。院主見了不悅。却說王太尉出喪到虎跑寺安葬。石太尉二舍人。一名連松。一名智松。兄弟二人。亦來送殯。閑行至尼姑寺內。看見卓子上疏頭。內有連松智松四字。大驚。問曰。何人寫的。院主曰。濟風子。連松曰。他真是活佛。預先寫弟兄兩人名字。既如此。這口銅鐘。我兄弟一力完成。院主起身相謝。遂備齋。待二人罷回。次日二人一力儔成。却說濟公回寺。有箇老兒。賣一片香來。尋濟書記。逕入雲堂裡。只見濟公打睡。聽得有人脚步。開眼看時。那老兒胸前摸出一片香來。朝著濟公便拜。道小人特來。煩師父與我女兒下火。濟公問道兀誰。老兒道。小人是抱劍營街。行首藍月英的父親。不幸我女兒得病身死。來日出喪。今日特請師父下火。濟公應允。次日。逕覓一隻小舡。渡到石岩橋。上了岸。只見那送喪的人都來了濟公隨著棺材到金牛寺前。濟公道老兒。你要我下火把幾貫錢與我。老兒道。有百貫錢在此濟公道不消這許多。我只要五貫錢買兩瓶酒。喫了。然後下火。須臾酒到。濟公喫了。將火把在手。念道。

綠窓深鎖畫蛾眉。萬態千嬌誰得知。此景此時人已去。空對孤鸞獨自飛。藍行首。藍行首。梅花標格。蕙性溫柔。鴛鴦帳裡作生涯。錦繡叢中為活計。卸下石人帽子。脫却金剛草鞋。用恩情索。縛住薄情。使五慾箭。射入骨髓。琉璃瓶子擊碎。方知總是虛花。幾年閨閣風流。盡屬落花流水。山僧為汝。脫骨洗腸。

咦 掃盡百年脂粉氣 如今遍體自馨香。

齋罷。濟公忽思起。飛來峯住的張公。走去望他。見了張公。只見張婆在裏面走出來道。濟公。你好反。阿公去年七月間。痢疾。爭些死了。濟公道。我時常記掛你們。張婆遂整酒肴。濟公任意喫了道。我擾你多。明日做箇東道請你。你可到東花園前。十字路口來尋我。濟公作謝。出門回寺去了。却說張公。次日逕到園前。不見濟公。肚裡又饑。只得買些麵喫了。出門。便尋東廝。正入擡頭。只見矮柱上。掛看箇料絞。張公遂解開海青。束了腰間。一逕回家。看時十錠白銀。三口兒都驚呆了。當晚歡天喜地。次日天明。

只見濟公慢慢走來。張公道。濟公你好不老實。交我丟了一日工夫。那裡等得你來。只得自去買了麵喫。濟公道。喫來喫去。還是我請你。喫的。明日准准等你。阿婆道。昨日真箇虧了你。拾得些東西。濟公道。也勾買酒喫。作別回寺。且說張公。次日逕到園前。只見濟公先在。二人逕入酒店。張公會了鈔。二人出店。只見東廡門首。許多人擾攘。團團圍住看。張公近前望一望。只見一箇人吊死在昨日掛料絞的矮柱上。張公見了。喫了一驚。對濟公道。這箇罪過。怎麼是好。冤業都在我的身上。濟公道。放心。一些罪過也無。自有一段姻緣。我說與你。你前世是箇販茶客人。這人是箇脚夫。因見你是孤客。謀了你五千貫錢。害了你性命。今世起利。送來還你。一命填了一命。後世與你無冤讐。因此我要你來這裡。替你善解交了這孽。張公聽得說了。嗟呀不已。二人各別。濟公自回寺去。一日濟公入城。來到清河坊。昇陽宮前。王家酒店。原來店主人有女兒。年方一十九歲。害了怯病。已經半年。日輕夜重。服藥不效。父母晝夜啼哭。濟公便問。主人。把前事說了一遍。濟公道不妨。我醫得。你先將兩瓶酒來喫了。然後醫治。店主人分付酒保盪酒。濟公一上喫了十四五碗。就交店主人。快把女兒的臥房。四圍窓楞。紙糊了。不要一些通風。把香湯浴了。女兒關上房門。濟公與女兒貼脊坐了。口占八句道。

癆虫癆虫 身似蜜蜂 鑽人骨髓 食人血膿
患者難救 我為汝攻 三昧火發 逐去無踪

濟公坐了一夜。只見那女子。脊梁內虫。鑽上鑽下。此時濟公喫了酒。三昧火發。那虫都逼出了。濟公忙要收治。不期窗外有人。把紙窓剝破。這虫從窟籠裡飛走了。至今患者。病真藥假。王家女子。幸遇濟公平復。滿門拜謝。又將銀五兩。送與濟公。一文不要。喫了些酒。作別出門。不在話下。且說濟公在寺。照料畫工。忽一日起來。見畫一箇神像在壁間。畫工曰。這是兀誰喜神。濟公曰。到像我的嘴臉。畫工曰。你為人好。我白替你畫。如今你也自贊幾句。濟公道容易。便寫云。

面黃似蠟 骨瘦如柴 這般模樣 只好投齋
也有些兒差異 說禪不用安排

畫工大笑。濟公將了神子。入城。逕到裱褙鋪徐家。見濟公千歡萬喜。道連日少會。且請坐喫三盃。濟公曰。難消。一連喫了三四十碗。大醉起身。脚高步低。撞到清河坊。正值馮太尉過。虞候喝濟公曰。你自過去。管我怎的。漸漸太尉至近。喝道你這和尚。係是出家人。如此無禮。濟公曰。多喫了一碗。在此眠一覺。干你甚事。管我不著。太尉大怒曰。且看管得你著否。四五箇虞候。把濟公扛到府中。當廳跪下。太尉曰。你這和尚。既入空門。須持五

戒。却恣意嗜酒。醉臥街坊。是何處僧。好好供來。濟公接過紙筆供云。

南屏山。淨慈寺。書記僧道濟。幼生宦室。長習儒風。自威音王已前。神通三昧。至傳燈佛下世。語戲辨才。暗通三藏法。背記十車經。善繹五天竺書。能番六國梵語。清涼山。一萬二千人。同過滑石橋。天台寺。五百餘尊者。齊登鷲峯嶺。圓通纔見豎降旗。百僚聞知皆拱手。雲居羅漢。謾說點頭。嘉州石佛。休誇大口。光剃頭。賣嚮朴。也喫得飯。淨洗手。打口鼓。也覓得錢。蹶強賽過德州人。蹣蹣壓倒天下漢。有時清河坊。說些二四恣逞風狂。有時尼姑寺。講些禪機。稍知顛倒。放出無限佯狂顛。笑殺文殊師子吼。唱小詞。行雲過住。對洪飲。酒量難降。佛印如此聰明。未嘗脚跟點地。袈裟常被胭脂染。直裰時聞粉膩香。禪床上醉番跟斗。鉢盂內每放葷腥。禪杖打倒龐婆。共道風流和尚。十洲三島。恣意遨遊。四海五湖無些拘束。捲衫袖。賣弄多少家風。繫脚絣。儘得些兒參透。今蒙取供。所供是實。復有一律云。

削髮披緇已有年 只同詩酒是姻緣
鬧看彌勒空中戲 困向毗盧頂上眠
撒手便能欺十聖 低頭端不顧三賢
茫茫宇宙無人識 猶道顛僧遶市廛

寫罷。呈上。太尉接過一看道好。將濟公放了。濟公得放。搖搖擺擺。行到本寺歇。次早起來。閑行湖邊。只見兩口棺木。許多人簇擁。乃是王員外子。王宣教陶師文女。陶秀玉。二人往來罰愿。一不娶。一不嫁。父母得知。逼令別行嫁娶。二人計極。于黃昏時分。逃出湧金門。一雙投湖而死。兩家各自撈起。買棺盛貯。陶秀玉。放在金牛寺。王宣教。放在興教寺。兩處火皆不著。來請濟公。濟公移陶秀玉材。同到興教寺。起材念云。

恭惟陶氏小娘。手扳銀浪。魄散烟波。飲瓊液以忘懷。踏凌波而失步。易度者人情。難逃者天數。昨宵低唱陽關。今日浪吟薤露。母老妹幼。腸斷心酸。高堂賦客。黃昏無復捲朱簾。伴寢蕭娘。向晚不能褰綉幌。化為水上蓮花。現出泥中玉樹。

嘆 波平月朗綠陰中 莫問王郎歸甚處。

念罷。遂移陶秀玉材。往興教化寺同化。濟公立于轎上。手執火把。道大眾聽著。

切見王生宣教。陶氏秀玉。原欠前世。鴛鴦債負。荊棘叢中連理。愛慾池裡比目。双双共墮波心。兩兩同沉沙瀆。今朝帶水拖泥。怎免這場勞碌。王公嗚呼且住。陶母暫停悲哭。陡頓這些公案。山僧與你判牘。

嘍 憑此火光三昧 各認本來面目。
念罷。只見兩道紅光。合做一處。化畢各散。且說濟公。仍舊至沈提點宅上相探。提點接見。回到官巷口。徐裱褙家。只見掛著濟公神子。提點道贊得好。上面空紙。再贊幾句。如何。濟公再贊云。
遠看不是。近看不像。費盡許多工夫。畫出這般模樣。眉如掃
箒。一張大口。不會非言。只會喫酒。看看白頭。常常赤脚。有
色無心。有染無著。醉眠不管江海波。渾身藍縷害風魔。桃花柳
葉無心戀。月白風清笑與歌。倒騎驢子歸天嶺。釣月耕雲自琢
磨。

濟公寫罷。提點同邀徐公。到通津橋酒樓上。三人依次坐定。痛飲
一日。是晚就宿沈提點家。自此濟公。連日在城中。且說東花園
前。土地廟隔壁。有箇賣青果的王公。其子王二。專喜養虫蟻。時
遇八月。王二一日起。五更出正陽門捉促織。行到芋蕪邊。聽得一
箇叫得好分開芋蕪看時。吃了一驚。見這促織。在一條火赤練蛇頭
上。王二取塊石頭打去。蛇便走了。促織兒已跳在地上。王二腰間
取出罩兒。拿了看時十分生得好。大喜回家。交二嫂。取碗井水來
浴一浴。放在盆內。喫了早飯拿出與人鬪。一連贏了數次。以此聞
了名。一日帶了。逕來望仙橋上。但見兩對虞候喝道來。乃是張太
尉。這太尉。亦喜養促織兒。見王二手提兩箇盆。便令虞候喚進府
中。王二將虫兒呈上。太尉一見大喜曰。你賣與我要幾多錢。王二
曰。這箇虫兒。父親所愛。相公要買。不敢不從。只與父親說知就
來。太尉曰。若肯賣。與你三千貫錢。一付壽材板。王二回家。見
父親說知。王公曰。不賣怎的。王二曰。我去討賒帳。他差人來討
回話。你說等我回成交。却說張太尉心愛這虫兒。差一幹辨。叫柵
頭同來。王二家。王公曰。其實好箇虫兒。我掇來你看。掇出盆
兒。揭起蓋來。促織兒一跳。直跳出門外去。被鄰舍雞兒喫了。幹
辨曰。王公沒了三千貫錢。一付壽材板。柵頭曰。王二回來。怎肯
罷休。王公曰。我是爺。他是兒子。不怕他。二人自去了。只見王
二大醉回來。便問太尉府裡有人來否。王公曰。有箇幹辨同柵頭
來。要過一目。我掇出去。說不得這樣苦。一跳出去。被雞喫了。
王二聽得說。把桌子一掀。碗碟盤子盡行打碎。鍋子水缸不留一
件。跌得滿身疼痛。在地一覺睡到五更。只聽促織兒叫。便慌忙扒
將起來。窗外射入月光。揭起盆蓋一看。正是原舊好的。日間雞喫
的。乃是聒子。王二大喜。叫曰。阿公。你且來不要躲。我日間雞
喫的乃是聒子。王公曰。好呀。各自去睡。到天亮起來。喫了早
飯。提了盆兒。逕投張太尉府中。門公報知太尉王二到廳。太尉
曰。昨日幹辨。說你的虫兒。被雞喫了。王二曰。日昨父親不知。
却將聒子出來。被雞喫了。這箇虫兒在此。太尉大喜。叫當直喚柵

頭來看了。交三千貫錢。一付壽材板。使人扛送。王二拜謝自回。次日就與石太尉虫兒鬪。贏了三千貫。一連鬪了三十餘場。無有不勝。因此取名王彥章。漸養至秋深。大限已到。太尉打箇銀棺材盛了。香花燈燭。供養三七日出殯。眾太尉都來。聽濟公指路。濟公曰。大眾聽著。

促織兒 王彥章 一根鬚短一根長
只因全勝三十六 人總呼為王鐵鎗
休煩惱 莫悲傷 世間萬物有無常
昨宵忽值嚴霜降 好似南柯夢一場

棺至方家峪。張太尉請濟公下火。濟公手執火把。念云。

這妖魔本是微物。只窩在石岩泥穴。時當夜靜更深。叫徹風清月白。直聒得。天涯遊子傷心。寡婦房中淚血。不住地只顧催人織。空費盡許多閑氣力。又非是爭奪田園。何故乃盡心抵敵。相見便怒尾張牙。揚鬚鼓翼。鬪過數交。趕得緊急。贏者搨翅高聲。輸者走之不及。財物被人將去。只落得些食喫。縱有金玉雕籠。都是世情虛色。倏忽天降嚴霜。彥章也熬不得。今朝歸化時臨。畢竟有何奇特。仗此無名烈火。要判本來面色。

咦 托生在功德池邊 却相伴阿彌陀佛。

濟公念罷。張太尉曰。一發相煩撒骨。濟公曰。箇樣物事。也要我儂費心。胡亂撮些灰土包了。濟公立在船頭。手拿促織灰道。大眾聽著。

一夜青娥降曉霜。東籬菊蕊似金粧。昨宵穩貼莊周夢。不聽虫吟到耳傍。大眾萬物有用皆有死。鳥雀昆虫亦如此。今朝促織已身亡。火內焚屍無些子。平生健鬪勢齊休。徹夜豪吟還且住。將來撒在五湖中。聽取山僧分付汝。冤與孽皆消滅。

咦 一輪明月浸波中 萬里碧天光皎潔。

濟公念畢。把灰向湖中一丟。一陣清風過處。現出一箇青衣童子。合掌當胸曰。感謝我師點化。弟子已得超昇。言訖風息。是日盡醉。濟公回。張太尉府中歇了。次日回寺。路由王太尉府前過。聽得裡面鼓鈸响。哭聲吟。堂候官道。太尉兒子小童死了。濟公走入後堂。正見太尉道。你來得正好。煩與小童入土則箇。濟公道。這樣小孩童。只好燒化了。等他托生去。太尉道。也說得是。就扛出放下棺材。濟公手拿火把。念道。

神童子 神童子 來何遲 去何速。

咦 烈焰光中喚不回 銀盆又向誰家浴。

念罷。下火了。太尉請濟公喫酒了。辭別回寺。見長老問道。濟公。你連日在何處。濟公將連日事說了一遍。長老大喜。忽一日濟公立于山門下。覺身上癢。到厨下脫直裰。令沈萬法捉虱子。却說

一箇年少居士。手執一書。逕入寺內。問濟書記在否。知客曰。在厨下。居士一逕走到厨下。只見一箇和尚。在那里捉虱。向前施禮曰。師父莫非濟書記否。濟公曰。你問我何為。居士曰。小道是講西堂之姪。徐道成也。出家數年。今欲剃度。師叔西堂。特致書。令小道求師父開疏。濟公接書看了曰。你要開疏。何不買酒請我。徐居士到。酒店中去。濟公忙披直裰。逕出山門。至王家店中。二人坐定。原來徐居士。身邊無錢。喫得七八碗。濟公正要喫。居士叫住。還了三貫錢。濟公就酒店筆硯。居士取出疏頭。濟公寫云。

本是居士身 要作比丘相 祠部價難酬

袈裟又不周 我勸徐居士 只好罷休休

徐居士見了不悅。濟公曰。你要做和尚。須請我喫得大醉。居士無奈。遂脫下夾道袍。當三貫鈔。酒喫了。濟公乃提筆起。續二句云。

出門撞見龐居士 一笑回來光却頭

徐居士得了疏頭。與濟公謝別。取路望六條橋來。身上又冷。疏頭又寫壞了。一路不擡頭。到岳墳前。正冲王太尉馬頭。喝聲拿住。徐居士跪下。告曰。相公。小道因往淨慈寺。浼濟公寫疏頭。被他寫壞了。心下悶。因此冲了相公節。太尉曰。拿疏頭我看。居士袖中取出呈上。太尉看了大喜。便令虞候帶進府。太尉入府升堂。居士跪下。太尉曰。你真實有緣。太后娘娘。昨日與我一百道度牒。未曾捨動。你却好。是第一名。便叫左右。取一道。付與居士。接得大喜。拜謝而去。且說濟公。一日喫早飯了。行至長橋。趁隻船。划到錢塘門上岸。望竹竿巷內。張提點生藥店來。只見張提點妻。立于店內。濟公施禮曰。孺人提點在否。這娘子所惡是僧道。乃回言不在。濟公却待要行。布幙內。張提點鑽出來。呵呵大笑曰。濟公久不會。請坐喫酒。濟公曰。我儂怕你娘子喫不下。提點曰。街上店中去。可乎。濟公曰。甚好。二人逕到申陽宮。酒樓上飲酒。濟公一上喫了二十多碗。對提點曰。汝娘子怪我們每日喫酒。我如今有一詞。唱與你聽。

每日終朝醉似泥。未嘗一日不昏迷。細君發怒將言罵。道是人間喫酒兒。莫要管。你休痴。人生能有幾多時。杜康曾唱蓮花落。劉伶好飲舞囉哩。陶淵明賞菊醉東籬。今日皆歸去。留得好名兒。

提點曰。絕妙絕妙。我帶有四幅箋紙在此。你與我寫四幅吊子。安在家中。你百年之後。也是一念。濟公口裡不說。心下思量。這言語。分明是催我死。提點袖中。取出箋紙。問酒保借筆硯。濟公遂寫。

其一。

幾度西湖獨上船 篙師識我不論錢
一聲啼鳥破幽寂 正是山橫落照邊

其二。

湖上春光已破慳 湖邊楊柳拂雕闌
筭來不用一文買 輸與山僧閑往還

其三。

出岸桃花紅錦英 夾堤楊柳綠絲輕
遙看白鷺窺魚處 衝破平湖一點青

其四。

五月西湖涼似秋 新荷吐蕊暗香浮
明年花落人何在 把酒問花花點頭

濟公道。我今日作詩沒興。寫亦不美。胡亂將去。遮壁。提點曰。有勞大筆。再喫幾盃。濟公曰。心下不樂。免飲。二人便行到望仙橋下。有箇開茶坊的婆婆。叫做陳干娘。看見濟公。便留喫茶。濟公曰。茶到正好。同提點入去。婆婆點了兩盃茶。請濟公提點喫。濟公曰。阿婆。難得你好心。時常請我。沒何報答。你去省馬廟前。杜處士家。討我神子頭兒來愛好安在家裡。以後自有好處。婆婆道。他須不肯。濟公便寫箇帖子與了。明日婆婆去討將來看時。却是箇病懨懨的瘦和尚。婆子道這樣冷貨。要他何用。撇在壁邊。誰想後來濟公死了。眾太尉要尋濟公神子。交幹辦去裱褙舖裡買。柱處士曰。只有望仙橋下陳干娘茶坊里。有濟公的神子。太尉就差幹辦。將三千貫。與婆子買了。這是後話。却說濟公謝了茶。出門撞見。一箇挑海螵担的。張提點曰。濟公做隻海螵頌。隨即口念云。

此物生在東海西 又無鱗甲又無衣
雖然不入紅羅帳 常與佳人做嘴兒

提點大笑。此時正是五月天氣。忽然一陣好雨。三人入茶坊避雨。見雨傘。濟公遂題云。

一竿翠竹。巧匠批纜。條條有眼。節節皆穿。四大假合。柄在人手。歸家放下。並不爭先。直饒甕瀉盆傾下。一搭權為不漏天。題畢雨住。行不過數間門面。只聽得鐃鈸之聲。提點問是甚處做道場。濟公曰。這是王媽媽家。與王公做小祥功德。提點笑曰。這們人家。也做功德齋僧。濟公作詩云。

唐家閨里閑遊賞 媽媽家中請和尚
三百襯錢五味食 羊毛出在羊身上

提點大笑曰。還他道場錢也無。濟公又云。

媽媽好善結良緣 齋僧不論聖和凡
經資齋襯明捨施 少間暗裡送來還

二人過一古董鋪。門首見掛著一幅墨竹。濟公口占云。

數枝淡竹翠生光 一點無塵自有香
好似葛陂龍化後 却留清影在虛堂

店內有一條三股麻繩。濟公拿起。便把口咬。店主人忙搶過手。扯住濟公要陪提點再三勸散了。一路行著。濟公道。他妻該死在這條麻繩上。還有一服不曾咬得。這孽冤還不肯散。誰想過了數日。古董鋪娘子。與丈夫爭論。把這條麻繩縊死了。且說濟公與提點。逕投清波門去。有一人家門前。放著一缸醬。濟公看一看。扒上大解。地下拾一塊炭來。壁上寫了四句云。

你家醬一缸 內有毒蛇藏 若無老僧說
人口俱被傷

其家得知。叫苦連聲。扛去倒。只見倒出兩條火赤練來。喫了一驚。纔知濟公救了一家性命。二人去。走得身上熱。提點袖中取出扇來。扇上有小畫。濟公口占云。

一枝風柳一蟬鳴 畫出規模宛似生
莫謂其中絕音響 報君消息甚分明

題畢。見一後生。挑担辣醬粉。濟公曰。怎麼賣。後生曰。五貫一篩。濟公要提點作一辣醬主人。提點曰。你只顧喫。我還錢。那後生盛一碗來。濟公做兩三口喫了。交只顧盛來。一上喫了半篩。提點曰。此物只宜少喫。濟公道好喫。又喫了半篩。提點還了那後生錢。二人逕往前去。却好撞見沈萬法。濟公遂別提點。同沈萬法出清波門回寺。濟公分付沈萬法。我不喫晚粥了。入房眠至初更。肚內碌碌响起。便叫沈萬法。快攬我東廝上去。沈萬法急忙起來。攬至房門外。濟公忍不住。却有一火工。打舖在此睡。被濟公撒了一頭一臉。叫起來。濟公曰。阿哥休要罵。我急了沒奈何。火工只得自去洗了。濟公一夜瀉到天明。飯食不進。長老得知。自來探望。濟公曰。長老我年六十歲不好也。交沈萬法。扶到安樂堂去。漸漸病重。萬法只哭。濟公曰。你休得哭。我實虧你無物可報。你將紙來。我寫箇疏頭。你去王太尉處。討了度牒。沈萬法曰。謝天地。得師父病好。却取度牒與我未遲。濟公曰。我要休矣。你取紙筆來。沈萬法去取紙筆。眾僧曰。沈萬法。汝師父平日。不曾有衣鉢在寺。今既不好。恐有衣鉢在外。死後難討。亦須寫留一執照。沈萬法曰。我師父素不曾有衣鉢。怎生問人討。監寺曰。汝師父。日常往來者。十六廳朝官。二十四太尉。十八行財主。便要三萬貫。亦有。何為無衣鉢。沈萬法曰。亦是。取了二張紙。入安樂堂。濟公交。將紙筆過來。寫下一張。求度牒的疏。沈萬法。又放一張紙在前。濟公曰。再要我寫甚麼。萬法曰。眾僧說師父有衣鉢在外。

師父歸天之後。胡亂把兩件與弟子作。憶念。濟公曰。我寫與你寫云。

來時無一物 去時無一物 若要我衣鉢
兩箇光卵核

長老曰。沈萬法。你師父平日。只貪盃酒。實無衣鉢。將䟽頭去。王太尉府中。取度牒。便是你出身之本。沈萬法。復到安樂堂。濟公曰。如何你又來。沈萬法曰。恐師父要湯水喫。濟公曰。你去萬松嶺。報知各太尉。就討度牒來。沈萬法。星飛去了。少刻乃回。濟公病勢轉加。是時嘉定二年。五月十六日也。濟公叫起無名發來。眾僧只道有火長老都剝。濟公曰。今日我歸去也。可叫一剃頭的來。與我剃頭。就煩長老。與沈萬法。取一法名。亦就今日剃度。長老乃令剃了濟公萬法頭。濟公曰。我心今已放下。當時朝官太尉。相識朋友。盡至。濟公令沈萬法。燒湯洗浴。取件潔淨衣服穿了。却無僧鞋。長老自取一雙與濟公換了。濟公坐禪椅上。令取文房四寶來。寫下一絕辭世云。

六十年來狼藉 東壁打到西壁
如今收拾歸來 依舊水連天碧

濟公寫畢。下目垂眉。圓寂去了。沈萬法。大哭一場。眾官僧道。俱來焚香。至三日。正欲入龕。時有江心寺。全大同長老亦知。特來相送。會齋罷。全大同長老。與濟公入龕。焚了香曰。大眾聽著。

纔過清和晝便長。蓮芰芬芳十里香。衲子心空歸淨土。白蓮花下禮慈王。恭惟圓寂。書記濟公。覺靈。原係東浙高門。却來錢塘掛錫。參透遠老葛藤。吞盡趙州荊棘。生前憨憨痴痴。末後奇奇特特。臨行四句偈云。今日與君解釋。從前大戒不持。六十年來狼藉。囊無挑藥之金。東壁打到西壁。再覩舊日家風。依舊水連天碧。到此露出機關。末後好箇消息。大眾且道。如何是末後消息。

彌勒真彌勒 化身千百億 時時識世人
世人俱不識

咦 玲瓏八面起清風 大地山河無遁跡。
全大同長老念罷。眾皆歎賞。第二日啟建水陸道場。助修功德。選日出喪。屆八月十六日百日之期。靈隱寺印鐵牛禪師。與濟公起龕。禪師立于轎上。遞香云。大眾聽著。

一百光錢掛杖頭。前街後巷咨遨遊。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無錢明日休。恭惟圓寂。書記濟公。覺靈。世居東浙。祝髮西州。逆行順行。凡聖莫測。橫說豎說。聳動王侯。天魔為伴侶。佛祖是

冤仇。正好逢場作戲。俄然野壑歸舟。天堂收不得。地獄豈能留。

大眾既不能收。又不能留。畢竟如何。

咦 信少出門行大道 更兼何處不風流。

印鐵牛長老念罷。眾團頭做索。起龕。扛至法陰寺山門下請上天竺。寧棘庵長老掛真。寧棘庵長老立于轎上。手持真容道。大眾聽著。

鷲嶺西風八月秋。桂叢香內集真流。上人身赴龍華會。遺下神容記玉樓。恭惟圓寂。書記濟公。覺靈。一生只貪濁酒。不顧禪師道友。到處恣意風狂。贏得面顏羸醜。眼上安著雙眉。鼻下橫張大口。終朝撒手痴顛。萬事並無一有。休笑這箇規模。真乃僧家之首。

咦 現在曾過天台 認得濟顛面否。

寧棘庵長老念罷。鼓樂喧天。迎喪入虎跑。山門燒化。宣石橋長老。與濟公下火。手拿火把道。大眾聽著。

濟顛濟顛。落托多年。喝佛罵祖。喚死如眠。是天台山李附馬之裔。得靈隱寺遠瞎堂之禪。以護身符牒為常物。一火還能洞然。以叢林規矩為鄙吝。風狂行遍市廛。迅手寫出大道。向人博換酒錢。皮子隊里。逆行順化。散聖門前。掘地討天。臨命終時。坐脫立亡。已納敗闕。末後句中。隔凡成聖。也是搭虔。還他本色草料。方能滅盡狼烟。

咦 火光三昧連天碧 狼藉家風四海傳。

宣石橋長老念畢。舉火燒著。舍利如雨。眾僧拾骨。寧棘庵與濟公起骨道。大眾聽著。

天台散聖無人識。臥柳眠花恣飄逸。如今脫却臭皮囊。無位真人赤骨律。濟書記。記得記得。平生不露鋒鋦。末後尾巴露出。

咦 這箇雪骨起風雲 一笑出門橫玉笛。

念罷。沈萬法捧了骨頭。寧長老道。貧僧一發與他送骨入塔。道大眾聽著。

冷泉參透瞎堂禪。到處逢人誇唧[口*留]。胸藏萬卷書。筆掃三千首。放憨在短巷長街。說法向茶前酒後。火燒舍利靈牙。何啻八斛四斗。不撒向月底波心。不殞在山腰谷口。今朝率堵以成。且要還他窠臼。

咦 沒鬚鎖子兩頭搖 無縫塔中長保守。

寧長老念罷。把骨送入塔了。回喪至淨慈寺。山門前。只見二行脚僧問曰。那位是少林長老。長老曰。和尚何來。行脚僧曰。小僧從六和塔過遇。上剎濟書記。有一書。一雙僧鞋令小僧寄與長老。長

老接過一看。大驚曰。濟公臨終時無僧鞋。老僧取此一雙與他穿。今已燒化。如何又將原物還我。且拆書看書云。

愚徒道濟稽首。焚香拜手少林大和尚座右。伏以山遙水遠。急難會面。即辰仲秋。桂子將殘。黃花欲放。城中車馬人烟雜。湖上清風明月閒。區區鑽開地孔。推倒鐵門。針尖眼中走將出來。芥菜子內尋條大路。折了錫杖。不怕上高下低。破却草鞋。管甚拖泥帶水。颺下竹笠。不要衣包。當行即行。要住便住。約莫西天十萬里。迅步虛空在目前。正行大道。忽遇魔君。托寄咫尺之書。送與故人相看。照管鉄籠馬。一脚踢倒泰山。隄防碧樹猿。雙手劈開金鎖。大笑萬山黃葉落。回頭千派碧泉流。冗中不及一一。數字以代面言。傳與南北兩山。常教花紅柳綠。

又頌云。

看不著。錯認筇篙是木杓。昨夜三更月正西。麒麟撼斷黃金索。幼年曾到鴈門關。老去分明醉眼看。憶昔面前當一箭。至今猶自骨毛寒。只因面目無人識。又往天台走一番。二行脚僧。在寺安歇。眾官員人等各散。忽一日有錢塘縣一走差的。來見長老曰。小人因往天台下文書遇見上刹濟公。浼小人寄封書在此。長老接過拆開看時內詩二首云。

其一。

片帆飛過浙江東 回首樓臺沙漠中
傳與諸山詩酒客 休將有限恨無窮

其二。

脚絢緊繫興無窮 拄杖挑雲入亂峯
欲識老僧行履處 天台南岳舊家風

少林長老曰。濟公如此來去明白。走使驚曰。小人只道是活的却乃死了。不在話下。後五十年來。淨慈寺崩損。無人去化木植修葺。忽一日。有一范村人送木植來。言說濟書記募化來的。長老大駭。遂令監寺收了。一寺僧人。無不感仰。後濟公徒弟沈萬法。陞至本寺監寺。壽年九十三歲而終。濟公累累顯應。書不能盡。有詩為證云。

黃金百煉費工夫 下得工夫價自無
若是昔年留得種 任君千遍去耕鋤

錢塘湖隱濟顛禪師語錄(終)

No. 1361-A 湖隱方圓叟舍利銘 (出于北磻文集)

舍利。凡一善有常者。咸有焉。不用闍維法者。故未之見。都人以湖隱方圓叟舍利晶瑩。而聳觀聽。未之知也。叟天台臨海李都尉文

和遠孫。受度於靈隱佛海禪師。狂而踈。介而潔。著語不刊削。要未盡合準繩。往往超詣。有晉宋名緇逸韻。信脚半天下。落魄四十年。天台雁宕。康廬潛皖。題墨尤雋。永暑寒無完衣。予之尋付酒家保。寢食無定。勇為老病僧辨藥石。游族姓家。無故強之不往。與蜀僧祖覺。老略相類。覺尤詼諧。他日覺死。叟求予文祭之。曰於戲吾法。以了生死之際。驗所學。故曰生死事大。大達大觀。為去來為夜旦。顛沛造次無非定。死而亂耶。譬諸逆旅。宿食事畢翩然干邁。豈復滯留。公也不羈。諧謔峻機。不循常度。輒不踰矩。白足孤征。蕭然蛻塵。化門既[(度-廿+?) * 夕]。一日千古。迥超塵寰於譚笑間。昧者昧此。即法徇利。逃空虐遠城市。委千柱壓萬指。是滉漾無朕為正傳。非決定明訓為戲言。坐脫立亡。斥如斥羊。欲張贗浮圖之本也。相與聚俗而謀曰。此非吾之所謂道。靈之邁往。將得罪於斯人。不得罪於斯人。不足以為靈。所謂道也。叟曰。嘻亦可以祭我。逮其往也。果不下覺。舉此以祭之。踐言也。叟名道濟。曰湖隱。曰方圓叟。皆時人稱之。嘉定二年五月十四。死於淨慈。邦人分舍利。藏於雙岩之下。銘曰。

璧不碎 孰委擲 䟽星繫星爛如日
鯨不泣 誰汎瀾 大珠小珠俱走盤

[CBETA 贊助資訊](#)

(<https://www.cbeta.org/donation/index.php>)

自 2001 年 2 月 1 日起，CBETA 帳務由「財團法人西蓮教育基金會」承辦，並成立「財團法人西蓮教育基金會」－ CBETA 專戶，所有捐款至 CBETA 專戶皆為專款專用，歡迎各界捐款贊助。

您的捐款本協會皆會開立收據，此收據可在年度中申報個人或企業的綜合所得稅減免。感恩諸位大德的善心善行，以及您為佛典電子化所做的一切貢獻。

信用卡線上捐款

本線上捐款與聯合信用卡中心合作，資料傳送採用 SSL (Secure Socket Layer) 傳輸加密，讓您能夠安全安心地進行線上捐款動作。

[前往捐款](#)

信用卡（單次 / 定期定額）捐款

本授權書可提供單次捐款或定期定額捐款之用途。

請於下載並填妥捐款授權書後，請傳真至 02-2383-0649，並請來電 02-2383-2182 確認。

或掛號寄至 10044 台灣台北市中正區延平南路 77 號 8 樓 R812 財團法人西蓮教育基金會收。

請在此下載 [授權書](#) (MS Word 格式)

劃撥捐款

郵政劃撥帳號: 1 9 5 3 8 8 1 1

戶名: 財團法人西蓮教育基金會

欲指定特殊用途者, 請特別註明, 我們會專款專用。

線上信用卡 / PayPal 捐款

PayPal 是一個跨國線上付款機制的公司, CBETA 引用其服務, 提供網友能在線上使用信用卡或 PayPal 帳戶贊助 CBETA 。

PayPal is an online system of a global payment solution. CBETA uses its service to provide the uses to donate by using the credit cards or PayPal account to support the CBETA project .

相關收據開立事宜, 由於付款幣別為美元, 我們除了會依您所贊助之美元金額開立收據外, 另我們會依捐款當日公告匯率開立台幣收據, 此收據為國內正式合法報稅憑證。

Since the donation made is in US currency, hence all the receipts will be issued in the US dollars consequently. However for the domestic donators, a Chinese official receipt will also be made according to the foreign exchange rate for the purpose of tax deduction.

[線上信用卡 / PayPal 贊助](#)

支票捐款

支票抬頭請填寫「財團法人西蓮教育基金會」。

CBETA is part of Seeland Educational projects, any donation (ex- cheques, remittance, etc.,) please entitle to "The Seeland Education Foundation".
